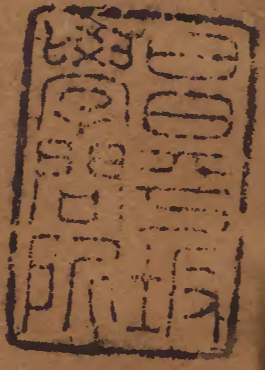


太平廣記

二百六十一之七十

啗無啗 鄙  
 輕薄 類  
 婦人 暴



庫文閣内		
九函	三二九	漢書
一	五二九	
架	二册	號類

庫文閣内		
三九函	三二九	漢書
	五二九	
架	七册	號類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3229
册數	52 (29)
函號	309 115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六十一

噍部四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校

張茂昭

王播

李秀才

姓嚴人

王初昆弟

李據

教坊人

南海祭文宣王

太常寺

柳氏婢

韓祖

王智興

韋氏子

令狐綯

鄭光

鄭畋盧攜

鄭縻

鄭準

張氏子

劉義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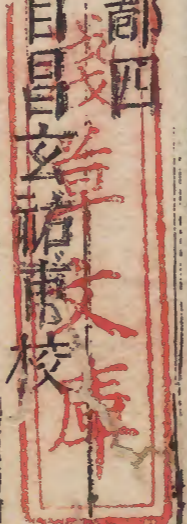
鄭羣玉

梅權衡

李雲翰

張茂昭

唐張茂昭為節鎮頻喫人肉及除統軍到京班中有人問曰聞





尚書在鎮好人肉虛實昭笑曰人肉腥而且腥爭堪喫出盧氏雜說

王播

唐淮南節度王播以錢十萬貫賂遺恩倖授諫議大夫

獨孤朗張仲方起居郎孔敏行柳公權起居舍人宋申錫補闕

韋仁實劉敦儒拾遺李景讓薛延等人前一日詣延英抗

論其事後之賄遷其徒寔繁自學士三司使皆有定

價因此致位者不少近又縣令事參軍亦列肆鬻之至有白

身便為宰守者然所至多為四方諸侯不放上有以知其來也

俾不遵王命抑有焉豈時之重利耶而諫省任非其人耶未

嘗以一字整頓頹綱深所未論出盧氏雜說

李秀才

唐郎中李播典蘄州日有李生稱舉子來謁會播有疾病子弟

見之覽所投詩卷咸播之詩也既退呈于播驚曰此昔應舉時

所行卷也唯易其名矣明日遣其子邀李生從容詰之曰奉大

人咨問此卷莫非秀才有製乎李生聞語色已變曰是某平生

苦心所著非謬也子又曰此是大人文戰時卷也兼賤翰未更

却請秀才不妄言遽曰某向來誠為誑耳二十年前實於京輦

書肆中以百錢贖得殊不知是賢尊郎中佳製下情不勝恐悚

子復聞於播笑曰此蓋無能之輩耳亦何恠乎饑窮若是寔可

哀也遂沾以生餼令子延食於書齋數日後辭他適遺之縑繒

是日播方引見李生拜謝前事畢又云某執郎中盛卷遊於江

淮間已二十載矣今欲希見惠可乎所貴光揚旅寓播曰此乃

某昔歲未成事所懷之者今日老為郡牧無用處便奉獻可矣

亦無愧色旋置袖中播又曰秀才今擬何之生云將往江陵謁



表丈盧尚書耳播曰賢表丈任何官曰見為荆南節度使播曰名何也對曰名弘宣播拍手大笑曰秀才又錯也荆門盧尚書是某親表丈生慙悸失次乃復進曰誠君郎中之言則并荆南表丈一時曲取於是再拜而走出播歎曰世上有如此人耶斷問悉話為笑端出新

姓嚴人

唐京兆尹龐嚴及第後從事壽春有江淮舉人姓嚴科記誤本倒書龐嚴姓名遂賃舟丐食就謁時郡中一判官亦更不問其氏便詣門投刺稱從姪龐之族人少覽刺極喜延納勤勤款曲同食語及族人都非龐氏事龐方訝之因問至竟郎君何姓曰某姓嚴龐曰君誤矣嚴自名嚴預君何事揮之令去而猶從容而退出因話錄

王初昆弟

唐長慶大和中王初王哲俱中科名其父仲舒顯於時二子初宦不為秘書省官以家諱故也既而私相議曰若遵典禮避私諱而吾昆弟不得為中書舍人中書侍郎列部尚書乃相與改諱只言仲字可矣又為宣武軍掌書記識者曰二子逆天忤神不永未幾相次殞謝出獨異志

李據

唐李據宰相絳之姪生綺統間曾不知書門蔭調補澠池承因歲節索魚不得怒追漁師云緣獺暴不敢打魚判云俯臨新歲猛獸驚人漁網至寬踈而不漏放又祇承人請假狀後判云白日黃昏須到夜即平明放歸祇承人竟不敢去又判決祇承人如此癡頑豈合喫杖決五下人有語曰豈合喫杖不合決他李



曰公何會豈是助語共之乎者也何別出盧氏雜說

教坊人

唐有人衣緋於中書門候宰相求官人問前任答曰屬教坊作西方師子左脚來三十年出盧氏雜說

南海祭文宣王

自廣南祭海十數州多不立文宣王廟有刺史不知禮釋奠即署一胥吏為文宣王亞聖鞠躬候於門外或不如儀即

判云文宣亞聖決若干下出嶺南異物志

太常寺

唐有判太常寺行事禮官祭圓丘至時不到者判云太常大寺實自伽藍圓丘小僧不合無禮出傳載

柳氏婢

唐僕射柳仲郢鎮鄴城有婢失意於城都鬻之刺史蓋巨源西川大校累典支郡居苦竹溪女儂以婢導以巨源嘗其技巧他日巨源窻窺柳婢侍左通衢有鬻綾羅者召之就宅蓋於束縑內選擇邊幅舒卷掠之第其厚薄酬酢可否柳婢失聲而仆似中風命扶之而去都無言語但令還女儂家翌日而瘳詰其所苦青衣曰某雖賤人曾為僕射婢死則死矣安能事賣綾絹牙郎乎蜀都聞之皆嗟嘆世族之家率由禮則出北夢瑣言

韓昶

唐韓昶名父之子也雖教有義方而性頗闇劣嘗為校理史傳中有說金根車處皆臆斷之曰悞歟金銀車悉改根字為銀字至除拾遺果為諫院

王智興



唐王智興為汴師有舉人投謁便 詩卷智興

子謂鶴膝也遂善待之兼

書舉

子明年落第智興極怒

應官

士有

得者以其例大故

舉

汴州一日致

宴忽 秀才

飲 冬必更奉薦

明 見諸判官曰智興咬

韋氏子

微 姪流

衣裳滿身

微召前

劄

顯曰

詩

而

令狐綯

宗宣以政事委令狐綯君臣道契人無間然舍人劉蛻者每訐其短密奏之宣宗留中但以其事規於令狐綯而不言其人其間以丞相子不拔解就試疏略云號曰無解進士又以子弟納賄疏云白日之下見金而不見人令狐憾之乃俾一人為其書吏謹事之劉託以腹心都不疑慮因為經業舉人致名第受賂十萬為此吏所告由是貶焉君子曰彭城公將欲律人先須潔已安有自負贓污而發人之短乎宜其不躋大位也先是令狐自以單族每欲繁其宗與崔盧抗衡凡是當家率皆引進皇籍



有不得官者欲進狀請改姓令狐時人以此少之出北夢瑣言

鄭光

唐鄭光除河中節度宣宗問曰卿在鳳翔判官是何人光曰馮三上不之會樞密使奏曰是馮衮臣曾充使至彼知之上曰便與馮三為副使及罷河中歸又詔對上曰卿在河中事大好光對曰臣須開始得又更對他事曰不得臣須裂始得上大笑後朝臣每遇延英入閣候對多以開始為號時裴思謙郎中為節判頃客於河中到使院裴曰某在身官爵為尚書削盡皆謂不以本官呼之光在河中時遇國忌行香便為判官及屈諸客就寺醮飲徵令時薛起居保遜為客在坐光把酒曰某改令身上取果子名云腕臍他人皆尋思不得至薛還令云脚杏滿坐大笑出盧氏雜說

鄭畋盧攜

唐宰相鄭畋盧攜親表同在中書因公事不協更相詬乃至以硯相擲時人為宰相鬪擊以此俱出官出北夢瑣言

鄭綮

唐宰相鄭綮雖有詩名本無廊廟之望時王綱既紊四方多故才既無取言必依違太原兵至渭北天子震恐渴求破賊術綮奏請於文宣王謚號中加一哲字率此類也同列以其忝竊每譏侮之出北夢瑣言

鄭準

唐滎陽鄭準以文筆依荊州城汭常欲自此陳阮集其所作為十卷號劉表軍而書辭體不雅至如祝朝貴書云中書舍人草麻通事舍人曰可又賀襄州趙洪嗣襲書云不沐浴佩玉為石



太平廣記 卷三百六十一  
祁兆不登山取符而無恤封是顯言其庶賤也應舉日詩卷題  
水牛曰護犢橫身立逢人揭尾跳朝士以為大笑出北夢瑣言

### 張氏子

唐張揚有五子文蔚曩憲濟美仁龜皆有名第至宰輔丞郎一  
子忘其名少年聞說壁魚入道經函中因蠹蝕神仙字身有五  
色人能取壁魚吞之以致神仙而上昇張子感之乃書神仙字  
碎剪寘於瓶中捉壁魚以投之冀其蠹蝕亦欲吞之遂成心疾  
每一發竟日不食言詞麤穢都無所避其家扃閉而守之候其  
愈既如常而倍食一月食料須品味而飲之歲久方卒是知心  
靈物也一傷神氣善猶不可况為惡乎即劉關吞人張子吞神  
仙善惡不同其傷一也出北夢瑣言

### 劉義方

唐劉義方東府解試貂蟬冠賦韻脚以審之厚薄義方成云  
某於厚字韻有一聯破的乃吟曰懸之於壁有類乎兜鍪戴之  
於頭又同乎席帽莫后反無不以為歡笑

### 鄭羣玉

唐東市鐵行有范生卜舉人連中成敗每卦一縑 鄭羣玉  
短於呈試家寄海濱頗有生涯獻賦之來下視 意在必取  
僕馬鮮華遂齋縉三千并江南所出詣范生范喜於異禮卦成  
乃曰秀才萬全矣羣玉之氣益高比入試又多齋珍品烹之坐  
享以至繼燭見諸會賦 有寫淨者乃步於庭曰吾今下筆一  
字不得生鐵行范生須一 二十突明竟掣白而去出乾鑿子

### 梅權衡

唐梅權衡吳人也入試不持書策人皆謂奇才及府題出青玉



案賦以油然而易直子諒之心為韻場中競講論如何押諒字權衡於庭樹下以短篋畫地起草日晡權衡詩賦成張季遐前趨請權衡所納賦押諒字以為師模權衡乃大言曰押字須商量季應進士舉季遐且謙以薄劣乃率數十人請益權衡曰此韻難押諸公且廳上坐聽某押處解否遂朗吟曰恍兮惚兮其中有物惚兮恍兮其中有諒犬蹲其傍鴟拂其上權衡又講青玉案者是食案所以言犬蹲其傍鴟拂其上也眾大笑出乾餽子

李雲翰

周成通中舉人李雲翰行口脂賦又羅虬詩云窓前遠岫懸生碧簾外殘霞掛熟紅又李罕披雲霧見青天詩顏回似青天皆遭主司庭責面遣舉子中有每年撰無名子前有舉人露布後皇甫松作齊夔凌纂要又李雲翰作吳王 李謁天帝記無

唐劉義方東府解試貂蟬冠賦韻脚以審之厚薄義方成云某於厚字韻有一聯破的乃吟曰懸之於壁有類乎兜鍪戴之於頭又同乎席帽莫后反無不以為歡笑

鄭羣玉

唐東市鐵行有范生卜舉人連中成敗每卦一縑 鄭羣玉短於呈試家寄海濱頗有生涯獻賦之來下視 意在必取僕馬鮮華遂齋緡三千并江南所出詣范生范喜於異禮卦成乃曰秀才萬全矣羣玉之氣益高比入試又多齋珍品烹之坐享以至繼燭見諸會賦 有寫淨者乃步於庭曰吾今下筆一字不得生鐵行范生須一 二十突明竟掣白而去出乾餽子

梅權衡

唐梅權衡吳人也入試不持書策人皆謂奇才及府題出青玉



案賦以油然易直子諒之心為韻場中競講論如何押諒字權衡於庭樹下以短篲畫地起草日晡權衡詩賦成張季遐前趨請權衡所納賦押諒字以為師模權衡乃大言曰押字須商量季應進士舉季遐且謙以薄劣乃率數十人請益權衡曰此韻難押諸公且廳上坐聽某押處解否遂朗吟曰恍兮惚兮其中有物惚兮恍兮其中有諒犬蹲其傍鴟拂其上權衡又講青玉案者是食案所以言犬蹲其傍鴟拂其上也眾大笑出乾餿子

李雲翰

周成通中舉人李雲翰行口脂賦又羅虬詩云窓前遠岫懸生碧簾外殘霞掛熟紅又李罕披雲霧見青天詩顏回似青天皆遭主司庭責向遣舉子中有每年撰無名子前有舉人露布後皇甫松作齊夔凌纂要又李雲翰作吳王李謁天帝記無

名子蕭相知舉年裴裕所製尤名近千餘首裕遂罷舉是年盧庸連旁文宣王廟前哭半日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六十一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六十二

嗤鄙五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崔育

宇文翊

韓簡

胡令

楊錚

謝柴書

郡牧

張咸光

長鬚僧

道流

三妾人

周韋二子

不識鏡

啣鼻

助喪禮

外學歸

行弔

癡壻

魯人執竿

齊人學瑟

市馬

昭應書生

崔育

唐 前進士崔育以中原亂離客于邊上亦



聞輒事輕薄刺郡者亦是朝僚多勉而

牛帶竹笠大如雨席仍牛前遣搗角村

城郭

士女隨觀謂之精恠每謁州郡騎

哈之者怒

之者相半至則投刺其名銜

耽酒嗜肉

憐葱愛蒜不得已而

懸宰視之如土木藩

帥郡侯柰之不可

州民嚮其肉族其家蓋輕薄

之所致也

宇文翊

唐進士宇文翊深慕上科有女及笄國色朝中令及第者

餘方謀繼室兄回為諫議

遂娉

女與璠為言於回矣

滑臺杜

志名時有喪遭火幾焚棺柩

因而延燎

杜謂宇文曰魚將化龍

有燒之事用以

譏出北夢  
瑣言

韓簡

唐魏博節度使韓簡性粗質每對文士不曉其說心常耻之乃

召一孝廉講論語至為政篇翌日謂諸從事曰僕近方知古人

淳朴年至三十方能行立外有聞者無不絕倒出北夢  
瑣言

胡令

奉先縣有令姓胡忘其名瀆貨靳食僻好博奕邑寄張巡官好

尚既同往來頗洽每會基必自旦及暮品格既停略無厭倦然

宰君時入中門少頃又來對棋如是日日早入晚歸未嘗設食

於張不勝饑凍潛知之時入蓋自食而復出及暮辭宰曰且去

也極是叨鐵胡唯唯而已張去胡忽思之曰此人相別云極是



叨鐵出何文譚急令追之既至問明公適云極是叨鐵其義安  
在張復欵坐謂曰長官豈不知有叨鐵耶曰不知曰還見冶爐  
家置一鐵積長杖乎只此是爐中猛火炎熾鐵汁或未銷融使  
此杖時時於爐中撞猛火了却出來移時又撞猛火了却出來  
只此是叨鐵也言訖而去胡入室話於妻子再三思之方知諷  
其每目自入瞳猛火了却出來棋也凡斲食倦客之士時人多  
以此諷之出玉堂  
閑話

楊錚

蜀秀才楊錚錚音竹觥反自言楊錚不行惡思或故作落韻或  
均駟馬奔鄭是以字奔鄭醜穢語取人笑翫裝修卷軸投謁王侯門到者無不逢迎雄藩  
火幕爭馳車馬迎之錚每行僕馬甚盛平頭騎從騾攜書袋偏  
郡小邑尤更精意承事之慮其謗瀆黔南節度使王茂權聰明

有文武才四方負藝之士罔不集其門召錚至飭東閣盡禮待  
之時令貢惡詩以為歡笑諸請召有不得次者以為快快茂  
權一日從謂之曰秀才客子當州必欲諮留相伴至罷鎮  
同歸可乎如可奉為卜娶所奉留錚欣然從之權令媒  
氏與問之屬至于成迎為備焉仍邀諸從事赴會  
錚親容質異常端麗及成禮遽遭辱左右婢僕皆是  
相毀詈不勝其苦乃是茂權詐飭無鬚少年數輩  
艷服以給之然後茂權自赴會大笑此後復就茂權乞一  
邑初有難色賓從其諮方許之遂命給簡署及行李擇良  
日辭謝本邑近候人力自衙門外至通衢忽有二健步手執一  
牒當街趨拽下馬奪去中帶云有斷提官送獄荷校滅耳茂  
權遂詐作計贈遺二夫令脫而遁潛藏旬日方召出之軍州



大以為笑

出王氏見聞

謝柴書

唐有內大臣學作別紙言語鳳翔節度使寄柴數車回書謝云

蒙惠也愚若干

出盧氏雜說

郡牧

唐有膏梁子出刺郡人迎候甚至前任與之設交代之禮儀無闕者二禮生具頭冠禮衣相其實主升降揖讓而新牧噴玩蹴踏歛容低視不敢正面對禮生及禮畢使人再三傳語慰勞感謝皆莫涯其意翌日於內閣從禮生從容生極惶恐罔知去就既坐嘖感低語曰賢尊安否禮生唯唯又曰頃年營大事時極煩賢尊心力生亦矐然及罷有親知細詢之乃曰此禮生緣方相子弟昔曾使他家君是以再三感謝且士流中亦有故為輕

薄者亦有昧於菽麥不能分別者信而有之

出玉堂閑話

張咸光

梁龍德年有貧衣冠張咸光遊丐無度於梁宋之間復有劉月明者與咸光相類常懷七著每遊貴門即遭虐戲方殮則奪其七著則袖中出而用之梁駙馬溫積諫議權判開封府事成光忽遍詣豪門告別問其所詣則曰往投溫諫議也問有何紹介而往答曰頃年大承記錄此行必厚遇也大諫嘗製碣山潛龍宮上梁文云饅頭似椀胡餅如麤暢殺劉月明主簿喜殺張咸光秀才以此知必承顧盼聞者絕倒

出玉堂閑話

長鬚僧

三蜀有長鬚長老自言是宰相孔謙子莫知不誰何剃髮鬚皓然垂腹擁百餘衆自江湖入蜀所在昨俗瞻駭儀表爭相騰踐



而禮其足凡所經由傾城而出河目海口人莫之測至蜀螺鈸  
 迎焉先謁樞密使宋光嗣因問曰師何不剃鬚答曰落髮除煩  
 惱留鬚表丈夫宋大憲曰吾無鬚豈是老婆耶遂揖出俟剃却  
 髭即引朝見徒眾既多旬日盤桓不得已剃髭而入徒眾耻其  
 失節悉各散亡僞蜀主問曰遠聞師有長鬚之號何得如是對  
 曰臣在江湖嘗聞陛下已證須陀洹果是以和鬚而來今見陛  
 下將證阿那含果是以剃鬚而見少主初未喻首肯之及近臣  
 解釋大為歡笑後住持靜亂寺數為大眾論訟有上足以不謹  
 獲罪伶人藏柯曲深慕空門而不知其中猥細謂是清靜捨俗  
 落髮謹事瓶鉢漸見穢濫詬詈而出以袈裟掛于寺門曰吾比  
 厭俗塵投身清潔之地以滌其業郭今大師之門甚於花柳曲  
 吾不能為之遂復歸于樂藉蜀人謂師曰一三  
 無折却長鬚

出王氏  
 見聞

道流

任興元節判離秦州鄉地未及歲年忽有來尋師  
 者齋親表施州刺史劉緘封衣紫而來兼言往洋州求索詢其  
 行止云某忝竊鄉關之分元於秦州西昇觀入道多年遂沉吟  
 思之當離鄉日觀中無此道流深感其命服所求其人亦念念  
 而過旬月間自洋源廻薄有所獲告辭之意亦甚揮遽遂設計  
 延佇佛榻止之夜靜沃以醲醪數甌然後徐詢之曰尊師身邊  
 紫綬自何而得宜以直誠相告對曰此是先和尚命服傳而衣  
 之乃是廣修寺著紫僧弟子師既殂乃舍空門投西昇觀入道  
 便以紫衣而服之自謂傳得本師衣鉢豈有道士竊衣先和尚  
 紫衣未之前聞

出玉堂  
 閑話



三妄人

孫光憲在蜀時曾到資州見應貞觀李道士話州有姓趙人閉關却掃以廊廟自期都虞侯閻普敬異之躬自趨謁閻魁梧丈夫趙生迎門愕眙良久磬折敘寒溫曰伏惟貌貅閻乃質於先容者俾詢之趙生曰若云熊羆即須宰相之才方當此語閻公止於都頭已來只銷呼為貌貅人聞咸笑之又一士自稱張舍人訴於光憲曰兄長以術惑我心神憲謂曰得非蠱毒厭勝之術耶張曰非也乃用鬼谷子押闔押破我心神至今患心風不禁又江陵顏雲偶收諸葛亮兵書自言可用十萬軍吞并四海每至論兵必攘袂叱咤若對大敵時人謂之檢譜角觝也時有行軍王副使幽燕舊將聲聞宇內顏生候謁稱是同人自言大志不喪良友也每慟哭焉

出北夢瑣言

周韋二子

周韋吳太尉昭度之子也庭懦昏鈍率由婢媪仕偽蜀王氏以事舊優容之因至卿監或為同列所譏云三公門前出死鼠吳曰死鼠門前出三公周即蜀相周博雅之子為王氏附馬都尉性識庸鄙國亡後與貧丐者為伍俾一人先導爵里於闌闌酒肆有哀之者日獲三二百錢即與其徒飲噉而已咸嗟嘆之

出北夢瑣言

不識鏡

有民妻不識鏡夫市之而歸妻取照之驚告其母曰某郎又索一婦歸也其母亦照曰又領親家母來也

出北夢瑣言

嚙鼻

甲與乙鬪爭甲嚙下乙鼻官吏欲斷之甲稱乙自嚙落吏曰夫



太平廣記  
人鼻高耳口低豈能就嚙之乎甲曰他踏床子就嚙之出笑

助喪禮

有人弔喪并欲齋物助之問人可與何等物答曰錢布帛任君  
所有爾因齋大豆一斛置孝子前謂曰無可有以大豆一斛相  
助孝子哭孤窮奈何曰造鼓孝子又哭孤窮曰適得便窮更送  
一石出笑

外學歸

甲父母在出學三年而歸舅氏問其學何得并序別父父乃答  
曰渭陽之思過於秦康既而父數之爾學奚益答曰少失過庭  
之訓故學無益出笑

行弔

僮人欲相共弔喪各不知儀一人言粗習謂同伴曰汝隨我舉

止既至喪所舊習者在前伏席上餘者一一相髡於背而為首  
者以足觸詈曰癡物諸人亦為儀當爾各以足相踏曰癡物最  
後者近孝子亦踏孝子而曰癡物出笑

癡婿

有癡婿婦翁死婦教以行弔禮於路值水乃脫襪而渡遺一  
襪又覩林中鳩鳴云嗚鳩嗚鳩而私誦之都忘弔禮及至乃以  
有襪一足立而縮其跣者但云嗚鳩嗚鳩孝子皆笑又曰莫笑  
莫笑如拾得襪即還我出笑

魯人執竿

魯有執長竿入城門者初豎執之不可入橫執之亦不可入計  
無所出俄有老父至曰吾非聖人但見事多矣何不以鋸中截  
而入遂依而截之出笑



齊人學瑟

齊人就趙人學瑟因之先調膠柱而歸三年不成一曲齊人怪之有從趙來者問其意方知向人之愚

出笑林

市馬

洛中有大寮世藉膏粱不分牝牡偶市一馬都莫知其妍媸為駟僮所欺曰此馬不唯馴良齒及二十餘歲合直兩馬之資况行不動塵可謂馴良之甚也遂多金以市之僮既倍獲利臨去又曰此馬兼有楹梓牙出也於是大喜詰旦乘出如鶩鴨之行及至家矜銜曰此馬不唯馴熟兼饒得果子牙兩所復召僮別贈二十

出玉堂閒話

昭應書生

唐有德音搜訪懷才抱器不求聞達者有人於昭應逢一書人

奔馳入京問求何事答曰將應不求聞達科

出因話錄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六十二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六十三

無賴一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劉誠之

宗玄成

孟神爽

飛騎席人

韓令珪

李宏

長孫昕

張易之兄弟

權懷恩

宋之遜

張幹等

彭先覺

張德

士子吞舍利

劉子振

荊州鬻劄者

劉誠之

唐天授年彭城劉誠之粗險不調高言庫語凌上忽下恐嚇財物口无閑鑰妄說妖灾從萬年縣尉常彦瑋索錢一百千云我是劉果毅當與富貴彦瑋進状告之上令二給使先入彦瑋房



中下簾坐窓下听之有頃誠之及盧千仞至于廳上坐談話彦  
瑋引之說國家長短无所忌諱給使一一紙筆抄之以進上怒  
令金吾捕捉親問之具承遂腰斬誠之千仞處絞授彦瑋侍御  
史出朝野  
僉載

### 宗玄成

唐老三衛宗玄成邢州南和人祖齊黃門侍郎玄成性粗猛稟  
氣兇豪凌轢鄉村橫行州縣紀王爲邢州刺史玄成與之抗行  
李備爲南和令聞之每降階引接分庭抗禮務在招延養成其  
惡屬河朔失稔開倉賑給玄成依勢作威鄉墅強乞粟一石備  
與客對不命玄成乃門外揚声奮背直入備集門内典正一百  
餘人舉牒推窮強乞是實初令項上著鑰後却鑰上著柳文案  
既周且决六十杖下氣絕无敢言者出朝野  
僉載

### 孟神爽

孟神爽揚州人稟性狼戾執心鴆毒巡市索物應声卽來入邸  
須錢隨口而至長史縣令高揖待之丞尉判司領之而已張潛  
爲揚州刺史聞其暴亂遣江都縣令店上捉來拖入府門高声  
唱速付法曹李廣業推鞠密事並虛准敕决百杖下卒出朝野  
僉載

### 飛騎席人

則天之廢廬陵也飛騎十餘人於客戶坊同飲有一人曰早知  
今日无功賞不如扶豎廬陵席上一人起出北門進狀告之席  
未散並擒送羽林鞠問皆寔告者授五品言者斬自餘知反不  
告坐絞出朝野  
僉載

### 韓令珪

周令史韓令珪耐羞耻厚貌強梁王公貴人皆呼次第平生未



面亦強干之曾選於陸元方下引銓時舍人王勳奪情與陸同  
廳而坐珪佯驚曰未見王五勳便降階憫然令珪頰眉感刺相  
慰而去陸與王有舊對面留住問勳是誰莫之識也後嚇人事  
敗於朝堂決杖遥呼河内王曰大哥何不相救懿宗目之日我  
不識汝催杖苦鞭杖下取死出朝野  
僉載

李宏

唐李宏汴州浚儀人也兇悖无賴狠戾不仁每高鞍壯馬巡坊  
歷店嚇庸調租船綱典動盈數百貫強貸商人巨萬竟无一还  
商旅驚波行綱側胆任正理爲汴州刺史上十餘日遣手力捉  
來責情决六十杖下而死工商客生酌飲相歡遠近聞之莫不

稱快

出朝野  
僉載

長孫昕

唐長孫昕皇后之妹夫與妻表兄楊仙玉乘馬二十餘騎

瓜擣於街中行御史大夫李傑在坊内參姨母僮僕在門外昕  
與仙郎使奴打傑左右傑出來并波按頓須臾金吾及萬元縣  
官並到送縣禁之昕妻父王開府將二百萬騎劫昕等去傑與  
金吾萬年以狀聞上奉敕斬昕殺積杖至數百而卒出朝野  
僉載

張易之兄弟

張易之兄弟驕貴強奪莊宅奴婢姬妾不可勝數昌期於萬年  
縣街内行逢一女人背抱兒相逐昌期馬鞭撥其頭巾女婦罵  
之昌期顧謂奴曰橫馱將來督投甌三四狀並不出昌期捉送  
萬年縣誣以他罪决死之昌儀常謂人曰丈夫當如此今時千  
人推我不能倒及其敗也萬人擊我不能起俄而事敗兄弟俱

斬

出朝野  
僉載



權懷恩

唐邢州刺史權懷恩无賴除洛州長史州差參軍劉犬子迎至懷州路次拜懷恩突過不與語步趨二百餘步亦不遣乘馬犬子竟不似乃自上馬馳之至二令脫靴訖謂曰洛州幾個參軍對曰正員六人員外一人懷恩曰何得有員外對曰餘一員遣與長史脫靴懷恩驚曰君誰家兒對曰阿父為僕射懷恩慙然而去僕射劉仁軌謂曰公草裏刺史至神州不可以造次參軍雖早微豈可令脫靴耶懷恩慙請假不復出旬日為益州刺史

出朝野  
僉載

宋之孫

唐洛陽丞宋之孫太常主簿之問弟羅織殺附馬王同皎初之孫詣附張易之兄弟出為兖州司倉遂亡而歸王同皎匿之於

小房同皎慷慨之士也忿逆吊與武三司亂國與一二所見十之每至切齒之孫於簾下竊聽之遣姪曇上書告之以希帝之旨武三思等果大怒奏誅同皎之党兄弟並授五品官之孫為光祿丞之問為鴻臚丞曇為尚衣奉御天下怨之皆相謂曰之問等緋衫王同皎血染也誅逆帝之後之孫等長流嶺南客謂浮休子曰來俊臣之徒如何對曰昔有獅子王於深山獲一豹將食之豹曰請為王送二鹿以自贖獅子王喜周年之後无可送王曰汝殺衆生亦已多今次到汝汝其圖之豹默然无應遂齧殺之俊臣之輩何異豹也

出朝野  
僉載

張幹等

上都市肆惡少率髡而膚劊備衆物形状恃諸軍張拳強劫至有以蛇售酒捉羊甲擊人者京兆尹薛元賞上三日令里長潛



捕約三十餘人悉杖一屍于市市人有點青者皆炙滅之時大  
 寧坊力者張幹劄左膊曰生不怕京兆尹右膊曰死不畏閻羅  
 王又有王力奴以錢五千召劄工可胸腹為山亭院池樹草木  
 鳥獸无不悉具細若設色公悉杖殺之又賊趙武建劄一百六  
 處番印盤鵠等右膊刺言野雞灘頭宿朝朝被鶻捎忽驚飛入  
 水留命到今朝又高陵縣捉得錢身者宋元素劄七十一處刺  
 左臂曰昔日已前家未貧千金不惜結交親及至恓惶覓知已  
 行盡關山无一人右膊上劄瓠蘆上劄出人首如傀儡戲有郭  
 公者縣吏不解問之言胡蘆精也出西陽雜俎

彭先覺

周御史彭先覺無面目如意年中斷屠極急先覺知巡事定鼎  
 門草車翻得兩羴羊門家告御史先覺進狀奏請合宮尉劉緬

專當屠不賚察決一頓杖肉付南衙目人食緬惶恐縫新禪待  
 罪明日則天批曰御史彭先覺奏決劉緬不須其肉乞緬喫却  
 舉朝稱快先覺於是乎慙出朝野僉載

張德

中斷屠極切左拾遺張德妻誕一男私宰一口羊

日命諸遺補杜肅私囊一餽肉進狀告之至明日 前則

天謂張德曰郎妻誕一男大歡喜德拜謝則天 然何處

得肉德叩頭稱死罪則天曰朕斷屠吉凶不 命客亦須擇

交无賴之人不須共聚集出肅狀以示之肅流汗浹背舉朝唾

其面

士子吞舍利

唐洛中頃年有僧 數粒所謂舍利者貯於瑠璃器中晝夜香



火檀越之禮日无虛焉有士子迫於寒餒因請僧願得舍利掌而現僧遂出瓶授與遽卽吞之僧惶駭如狂復慮聞之於外士子曰與吾幾錢當服藥出之僧喜聞遂贈二百緡乃服巴豆下取濯而收之出尚書故事

劉子振

劉子振蒲人頗富厚業而不知大体尤好凌轢同道詆訐公卿不恥于索州縣稍不如意立致寒暑以至就試明庭稠人廣衆罕有與立談者劉允章知舉歲患舉子納卷繁多榜云納卷不得過三卷子振納四十軸因之大掇凶譽

荊州鬻劄者

荊州貞元中市中有鬻劄者有印上簇針爲衆物狀如蟾蜍鳥獸隨人所欲一印之刷以石墨瘡愈後細於隨求印出酉陽雜俎 卷二百六十三終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六十四

無賴二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南荒人娶婦

趙高

韋少卿

葛清

三王子

樂從訓

張從晦

李仁矩

李罕之

韓伸

李令

孟弘微

僧鷲

路德延

蕭希甫

南荒人娶婦

南荒之人娶婦或有喜他室之女者率少年持刀挺往趨虛路以偵之候其過卽擒縛擁歸爲妻間一二月復與妻偕首罪於妻之父兄常俗謂縛婦女婿非有父母喪不復歸其家出按某雜錄

趙高



李夷簡元和未入蜀蜀市人趙高好鬪嘗入獄滿背鏤毗沙門  
天王吏欲杖背見之輒止轉爲坊市害左右言於李李大怒擒  
就廳前索新造筋棒題徑三寸叱杖家打天王盡則已數三十  
餘不死經旬日但袒而歷門乞修理破功德錢出酉陽雜俎

常少卿

蜀小將常少卿常表微堂兄也少不喜書嗜好劊青其叔父嘗  
令鮮衣視之胸上劊一樹樹杪鳥集數十其下懸鏡 鼻繫有  
人止於側牽之叔不解問焉少卿笑曰叔曾讀張燕公詩否挽  
鏡寒鴉集也出酉陽雜俎

葛清

荊州街子葛清勇自頸已下遍劊白居易詩段成式嘗與荊客  
陳至呼覲之令其自解背上亦能闔記反手指其劊處至不是

花中偏愛菊則有一人持盃臨菊叢黃火纈窠寒有葉則指一  
樹樹上掛纈纈窠勝絕細凡劊三十餘首体无完膚陳至呼爲  
白舍人行詩圖也出酉陽雜俎

三王子

楊虞卿爲京兆尹時市里有三王子力能揭巨石遍身圖劊体  
無完膚前後合抵死數四皆匿軍以免會有過楊令所由數人  
捕獲閉閤杖殺之判云刺劊四肢口稱王子何須訊問便合當  
辜出酉陽雜俎

樂從訓

王鐸落都統除滑州節度尋罷鎮以河北安靜於楊全玖有舊  
避地浮陽與其幕客從行皆朝中士子及過魏樂彥禎禮之甚  
至鐸之行李甚侈從客侍姬有輦下昇平之故態彥禎有子曰



從訓素无賴愛其車馬姬妾以問其父之幕客李山甫以咸通中數舉不第尤私憤於中朝貴達因勸從訓圖之伺鐸至甘陵以輕騎數百不掠其橐裝姬僕而還賓客皆遇害及奏朝廷云得貝州報某日殺却一人姓王名令公其兇誕也如此彥禎父子尋爲亂軍所殺

出北夢瑣言

張從晦

梁祖圖伯之初壽州刺史江彥溫以郡婦我乃遣親吏張從晦勞其勤而從晦无賴酣酒有飲徒何藏耀者與之偕甚昵狎從晦致命于郡彥溫大張樂毅不至乃與藏耀食于主將家彥溫果疑恐曰沐王謀我矣不然何使者之如是也乃殺其主將連誅數十人而以狀白其事既而又疑懼曰誅其腹心亡我族乃自縊而死梁祖大怒按其事腰斬從晦留何藏耀裂其寅械斬

于壽春市

出北夢瑣言

李仁矩

後唐明宗皇帝時董璋授東川將有跋扈之心于時遣客省使李仁矩出使梓潼仁矩北節使下小校驟居內職性好狎邪元戎張筵以疾辞不至乃與營妓曲宴璋聞甚怒索馬詣館遽欲害之仁矩鞭足端簡迎門璋怒稍解他日作叛兩川舉兵並由仁矩獻謀于安重晦之所致也

出北夢瑣言

李罕之

李罕之河陽人也少爲桑門無賴所至不容曾乞食於滑州酸棗縣自旦及晡无與之者擲鉢于地毀僧衣投河陽諸葛爽爲罕之即僧號便以爲名素多力或與人相歐毆其左頰右頰血流爽尋署爲小校每遣討賊无不擒之蒲絳之北有摩雲山

太平廣記

卷三百六十四

三



設堡于上號摩雲寨前後不能攻取時罕之下焉由此號李摩  
雲累歷郡侯河南尹節將官至侍中於汴州亦荆南成汭之流  
也自唐仕梁出北夢瑣言

韓伸

有韓伸者渠州人也善飲博長於灼龜遊謁王侯之門常懷一  
龜殼隔宿先灼一龜來日之兆吉即博不吉即已又或云某方  
位去吉即往之諸方縱人牽之不去即取人錢貨如徵赤債或  
經年忘其家而不歸多於花柳之間落魄其妻怒甚時復自来  
恥頓驅趨而同歸如是往往有之又嘗遊謁于東川經年不歸  
忽一日聚其博徒挈飲妓而致幽會夜坐洽樂之際其妻又自  
家領女僕一兩人潛至匿家鄰舍俟其夜會寤合遂持棒伺于  
暗處伸不知遂遂塌声唱池水清声不絕腦後一棒打落僕頭

撲滅燈燭伸即竄于飯床之下有同坐客暗中遭鞭撻一頓不  
勝其苦、後遣二青衣把髻子牽行一步一棒決之罵曰這老  
漢、落魄不歸也無何牽至燭下照之乃是同坐客其良人尚  
、頭潛于飯床之下蜀人大以為歡笑時輩呼韓為池水清出王

氏見聞

李令

渚宮有李令者自宰延安本狡猾之徒也強為篇章而干謁時  
有婦評事任江陵醴院常懷卹士之心李令既識婦君累求救  
貸而悉皆允諾又曰某尋親湖外輒假舍而安家族婦君亦慙  
諾之李且乘舟而去不二旬其妻遣僕使告焉糗糧婦亦拯其  
乏絕李忽寄書於醴院情况疑密是異尋常書中有贈家室等  
詩一首意欲組織婦君婦君悔恨而不能自明與武陵渠江之



務以糊其口焉舉主沈擢每述於同院衆賓用茲戒慎也李令  
寄其妻詩曰有人教我向衡陽一度思婦一斷腸爲報艷妻兼  
少女與吾覓取朗州場出雲縣友議

### 孟弘微

唐孟弘微郎中誕妄不拘宣宗朝因次對曰陛下何以不知有  
臣不以文字召用上怒曰卿何人斯朕耳冷不知有卿翌日上  
謂宰臣曰此人躁妄欲求翰林學士大容易哉於是宰臣歸中  
書貶其官示小懲也又嘗忿捐擠其弟落井外議喧然乃致書  
告親友曰懸身井半風言沸騰尺水丈波古今常事與鄭諷鄰  
居諷爲南海從事因牆頽侵入牆界五六丈知宅者有狀請退  
其所侵判其狀曰海隅從事少有生还地勢尖斜打牆夾入平  
生操履率皆如此不遭損棄幸矣哉出此夢瑣言

### 僧鸞

僧鸞有逸才而無拘檢早歲稱鄉衞謂薛能於嘉州能以其顛  
率難爲舉子乃佯出家自於百尺丈像前披剃不肯師於常僧  
也後入京爲文章供奉賜紫柳玼甚愛其才祖庸張濬亦曾加  
敬盛言其可大用由是反初號鮮于鳳修刺謂柳柳鄙之不接  
又謁張張亦拒之於是失望而爲李鋌江西判官後爲西班牙小  
將軍竟於黃州遇害出此夢瑣言

### 路德延

河中判官路德延相國巖之姪嶽之子時謂才俊擢進士弟西  
平王朱友謙幕寮放恣凌傲主公客之友謙皆梁乞於晉陽并  
使初至禮遇方謹路公筵上言語及之友謙憂憤因投德延於  
黃河以紿禍也先是紀綱之僕近判官入謁幕次遂有請易舍



太平廣記 卷二百六十四 四十四  
之說蓋義兄弟同處不欲聞郎官穢談也路子得非其人耶出此

言  
蕭希甫

蕭希甫進士及第有文才口辨多机數梁時不得意棄母妻渡河易姓名爲皇甫校書莊宗卽位於魏州徵希甫知制誥莊宗平汴洛希甫奉詔宣慰青齊方知其母死妻嫁乃持服於魏州時議者戲引李陵書云老母終堂生妻去室後爲諫議大夫性褊忿躁於進取疏宰臣豆盧革韋說至於貶斥又以毀訾宰相責授嵐州司馬焉出北夢瑣言

太平廣記卷二百六十四終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六十五

輕薄一

明長洲許自昌元祐甫校

劉祥

劉孝綽

汲師

許敬宗

盈川令

崔湜

杜審言

杜甫

陳通方

李賀

崔駢

李群玉

馮涓

溫庭筠

西川人

河中慕容

陳磻叟

崔照符

溫定

薛能

高逢休

劉祥

東莞劉祥恃才傲物嘗謂一驢曰汝努力如汝輩已爲令僕矣復作連珠譏諷朝廷尋被誅出談數

太平廣記

卷二百六十五

一

三百六十八



劉孝綽

梁劉孝綽輕薄到洽洽本灌園者洽謂孝綽曰其宅東家有好地擬買被本主不肯何計得之孝綽曰卿何不多螿其糞置其墉下以苦之洽死恨孝綽竟被傷害出家活錄

汲師

汲師滑州人也自溧水尉拜監察御史時大夫李乾祐為萬年令師按縣獄乾祐差池而出晚師怒不顧而出銜之乾祐尋巡察韋務靜與師鄉里充乾祐判官會制書拜乾祐中丞乾祐顧謂務靜曰邑子可出矣足下可入矣遂左授新樂令性躁率時直長李冲寂即高宗從弟也微有犯師將彈而謂之呼冲寂為弟冲寂謂之曰冲寂主上從弟公姓汲於皇家何親而見呼為弟師慙而止嘗監享太廟責署官將彈之署官徹曉伺其失汲

履赤舄如廁其許之乃止出御史臺記

許敬宗已見二百四十九卷本傳

唐許敬宗性輕見人多忘之或謂其不聰曰卿自難識若是曹劉沈謝暗中摸索著亦可識出國史纂異

盈川人

唐衢州盈川縣令楊炯詞學優長恃才簡倨不容於時每見朝官目為麒麟許人問其故楊曰今舖樂假弄麒麟者刻畫頭角脩飾皮毛覆之驢上巡塲而走及脫皮褐還是驢馬無德而朱紫者與驢覆麟皮何別矣出朝野僉載

崔湜

崔湜之為中書令張嘉真為舍人湜輕之常呼為張底後曾量數事意皆出人右湜驚羨久之謂同列曰知否張底乃我輩一



般人此終是其坐處湜死後十餘年河東竟為中書令出國史纂異

### 杜審言

杜審言初舉進士恃才嘗傲甚為時輩所妬蘇味道為天官侍郎審言參選試判後謂人曰蘇味道必死人問其故審言曰見吾判即當羞死矣又問人曰吾之文章合得屈宋作衙官書跡合得王羲之北面其矜誕如此貶吉州司戶司馬周季重員外司戶郭若訥共構審言罪狀擊獄將因事殺之既而季重等酖宴審言子并年十三懷忍以擊季重重中創而死并亦為左右所殺出譚寶錄

### 杜甫

杜工部甫在蜀醉後登巖武之案厲聲問武曰公是巖挺之兒否武色變甫復曰僕乃杜審言兒武少解矣出梅

### 陳通方

陳通方閩縣人真元十年顧少連下進士及第時屬公道大開採掇孤俊通方年二十五第四人及第以其年少名高輕薄自負與王播同年王時年五十六通方薄其成事後時因期集戲拊其背曰王老王老奉贈一第言其日暮途遠及第同贈官也王曰擬應三篇通方又曰王老一之謂甚其可再乎王心每貯之通方尋值家艱還歸王果累捷高科官漸達矣通方後履人事入閩王已承郎判鹽鐵通方窮悴寡坐不知王素銜其言投之求救同年李虛中時為副使通方亦有詩扣之求為汲引云應念路傍憔悴翼昔年喬木幸同遷王不得已署之江西院官赴職未及其所又改為浙東院僅至半程又改與南陵院如是往復數四困躓日甚退省其咎謂甥姪曰吾偶戲謔不知王生



速為深憾人之於言豈合容易哉尋植王真拜禮分懸絕追謝  
無地悵望病終出闕川  
多土傳

李賀

元和中進士李賀善為歌篇韓愈深所知重於縉紳間每為延  
譽由此聲華藉甚時元稹年少以明經擢第一攻篇什常交結  
於賀一日執贄造門賀覽刺不容遽入僕者謂曰明經及弟何  
事來看李賀積無復致情慙憤而退其後自左拾遺制策登科  
日當要路及為禮部郎中因議賀祖諱晉不合應舉賀亦以輕  
薄為時輩所排遂致撼軻韓愈惜其才為著諱辯錄明之然竟  
不成名出劇  
談錄

崔駢

李德裕退朝歸弟多與親表裴璟無間破體笑與李多詢以內

外新事李問更有何說裴曰別無新事但昨日坡下郎官集送  
某郎官出牧江湖飲錢郵亭人客甚眾有倉部白員外未至崔  
駢郎中作錄事下四籌白自以卑秩人乘凌兢更不敢固辭上  
次酌四大器白連引三器訖餘一持之而請第四器名崔郎中  
云亦別無事但何必要到處出白踉蹌什於下座竟不飲  
而去坐上有笑者有縮頸者但不知此官人今日起得否李聞  
之大怒曰何由可耐不斯言必有之乎曰固然又問弟知白員  
外所止否璟曰是在某坊某曲李曰為某傳語曰員外請至  
宅自捧命又憂恐比至李曰久欲從容中外事併然旬朔不要  
出人事既而白授翰林學士崔駢汾州刺史續改洛州刺史流  
落外任不復更遊郎署終鴻臚卿出芝  
田錄

李郡玉



李郡玉字文山性輕率多侮戲人嘗假江陵幕客書求巧於澧州刺史艾乙李謂艾曰小生病且甚矣幸使君痛救之李以戲其性之僻也群玉以其輕脫而濟之不厚矣出北夢瑣言

### 馮涓

大中四年進士馮涓登第榜中文譽最高是歲新羅國起高樓厚齋金帛奏請撰記時人榮之初除京兆府叅軍恩地卽杜相審權也杜有江西之拜制書未行先召涓密語廷辟之命欲以賤奏任之戒令勿泄涓拜謝辭出速鞭而歸遇友人鄭寶見其喜形於色駐馬懇謁涓遽以恩地之辟告之寶尋捧刺詣京兆門謁賀具言得於馮先輩也京兆嗟憤而鄙其淺薄泊制下開幕馮不預焉心渚憂疑莫知所以連車發曰自灞橋乘肩輿門生成在長樂侯別京兆長揖馮曰勉旃由是鬻浮之譽徧於縉

紳竟不通顯間又涉交通中貴愈招清議官止祠部郎中眉州

刺史仕屬至御史大夫

出北夢瑣言

### 溫庭筠

開明中溫庭筠才名藉甚然而罕拘細行以文爲貨識者鄙之無何執政間復有惡奏庭筠攪擾場屋出隨州方城縣尉時中書舍人裴坦當制忸怩含毫久之時有老吏在厠因訊之升黜對曰舍人合爲責詞何者入策進士與望州長馬齊資坦釋然故有澤畔長沙之比庭筠之任文士爭爲詞送唯記唐夫得其尤曰何事明時泣玉頻長安不見杏園春鳳凰詔下雖露命鸚鵡才高却累身且飲醪醑消積恨莫辭黃綬拂行塵方城若比長沙遠遊隔千山與萬津出據

### 西川人



蜀東西川之人常互相輕薄西川人言梓州者乃我東門之草市也豈得與我為耦哉節度柳仲郢聞之為幕客曰吾立朝三十年清華備歷今日始得與西川作市令聞者皆笑之故世言東西兩川人多輕薄出北夢

河中幕客

相國劉瞻父景連州人少為漢南鄭司徒掌牋奏因題商山驛廁泉石鄭大奇之勉以進修俾前驛換麻衣執贄見之後致解薦擢進士第歷臺省瞻孤平有藝雖登第不預急流任大理評事日饘粥不給嘗於安國寺相識僧處求餐留所業文數軸置在僧几致仕軍容劉玄翼遊寺見瞻文卷甚奇之憐其貧窶厚有濟卹又知其連山人朝無疆授謂僧曰某雖閒棄必能為此入致宰相爾後授河中少尹幕寮有貴族浮薄者蔑視之一旦

有命徵入府尹祖之前之輕薄幕客呼瞻為尹公曰歸朝作何官職瞻對曰得路即作宰相同舍郎大笑之在席亦有異其言者瞻自是以水部員外知制誥旋入翰林以至大拜也出北夢瑣言

陳磻叟

陳磻叟父帖富有詞學尤溺於內典長慶中常注維摩經進上有中旨令與好官執政謂帖因內道場僧進京頗仰挫之止授少列而已磻叟形質短小長喙疎齒尤富文學自負王佐之才大言騁辯雖接對公相旁若無人復自料非名教之器弱冠度為道士隸名於昊天觀咸通初降聖之辰三教論議黃衣屢北帝小不懌宣下令後輩新入內道場有能折衝浮圖者許以自薦磻叟攝衣奉詔時釋門為主論目誤引涅槃經疏義磻叟應聲叱之曰皇帝山呼大慶阿師口稱獻壽而經引涅槃犯大不



敬始其僧謂磻叟不通佛書既而錯愕殆至顛隕自是連挫數輩聖顏大悅左右呼萬歲其日簾前賜紫衣一襲磻叟繇是恣其輕侮高流宿得多患之潛聞帝聽云磻叟衣冠子弟不願在冠帔思理一邑以自效耳於是中旨授池州至德縣令磻叟莅事未終考秩拋官詣闕上事通義劉瞻引爲羽翼非時詔對數刻磻叟所陳凡數十節備究時病復曰臣請破邊城一家可以贍軍一二年上問邊城何人對曰宰相路巖親吏旣而大爲巖恚怒翌日敕以磻叟誣調上聽詆訐大臣除名爲民流愛州磻叟雖至顛蹶輒不以其道自屈素有重墮之疾歷聘藩后率以肩輿造堦廡所至無不仰止及巖貶磻叟得量移爲鄧州司馬時屬廣明庚子之後劉巨容起徐將得襄陽不能知磻叟待以巡屬一州佐耳磻叟泐漢南下中途與巨容幕吏書云已出無

禮之鄉漸入逍遙之境巨容得之大怒遣健步十餘輩移牒潭鄂追捕磻叟時天下喪亂無人爲之隄防旣而爲卒伍所凌全家沂漢至賈漣後門殺之三十餘口無遺類矣出據言

### 崔昭符

皮日休南海鄭愚門生春關內嘗宴於曲江醉寢於別榻衣襲書笥羅列傍側率皆新飾同年崔昭符錄之子固蔑視之矣亦醉更衣見日休謂其素所諳狎者卽伺問且欲戲之日休僮僕遽前欲呼之昭符之其日休也曰勿呼之渠方宗會矣以其囊笥皆皮也時人傳之以爲口實日休嘗遊江漢間時劉允章鎮江夏幕中有穆判官者名章親也或譖日休薄焉允章素使酒一日方宴忽怒曰君何以薄穆判官乎君知身之所來否鸚鵡洲在此卽黃祖沈禍衡之所也一席爲之懼日休南涕而已出



子泉

又

一說東都留守劉允章文學之宗氣頗高介後進循常之士罕有敢及門者咸通中自禮部侍郎授鄂州觀察使明年皮日休登第將歸觀於蘇臺路由江夏因投刺焉劉待之甚厚至於饗餼有加等畱連累日仍致宴於黃鶴樓以命之監軍使與參佐悉集後日休方赴召已酒酣矣既登樓劉以其未至復乘酒應命心薄之及酒數行而日休吐論紛擾頃刻禮敬劉作色謂曰吳兒勿恃曩爾之才且可主席日休荅曰大夫豈南岳諸劉乎何倨貴如是劉大怒戟手遙指而詬曰皮日休知鸚鵡洲是禰衡死處無日休不敢荅但鬼我如醉掌客者扶出翌日微服而遁于浙左

出三水小牘

温定

乾符四年新進士曲江春醺甲於常年有温定者久困場籍坦率自恣尤憤時之浮薄因設奇以侮之至其日蒙衣肩輿金翠之飾愛出於衆侍婢皆稱是徘徊於柳陰之下俄頃諸公自露棚移樂登鷁首既而謂是豪貴其中姝麗必矣因遣促舟而進莫不注視於此或肆調謔不已羣興方酣定乃於簾間垂足定膝脛極偉而長羣衆忽覩之皆掩袂亟命迴舟避之或曰此必温定也

出摭言

薛能

薛能以文章自負而累出戎鎮常鬱鬱歎息因有謝詩淮南寄天柱茶其落句云粗官乞與直拋却賴有詩情合得嘗意以節將為粗官也鎮許昌日暮吏咸集因令其子繫鞬參諸幕客幕



客驚怪能曰俾渠消災時人以為輕薄出北夢瑣言

高逢休

顧雲大順中制同羊昭業等十人脩史雲在江淮遇諫議高逢休時僕射劉崇龜清名雅譽充塞縉紳其弟崇望復在中書雲以逢休與崇龜舊交將造門希致先容逢休許之久矣雲臨岐請書逢休授之一函甚草創雲微有惑因取所授潛閱啓之凡一幅並不言雲但曰羊昭業擬將一尺三寸汗脚踏他燒殘龍尾道懿宗皇帝雖薄德不任被前件人羅織執大政者亦大怒悠雲吁歎而已出披言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六十五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六十六

輕薄二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姚巖傑

薛保遜

薛紹緯

常薛輕高士

輕薄士流

張翽

盧程

崔祕

王先生遭輕薄

蔣貽恭

姚巖傑已見二百卷本傳

姚巖傑梁公元崇之裔孫也童卯聰悟絕倫弱冠博通墳典慕班固司馬遷之為人時稱大儒常以詩酒放游江左充肆凌忽先達旁若無人唐乾符中顏標典鄱陽郡鞠場公宇初構請巖傑紀其事文成粲然千餘言標欲刪去二字巖傑不從標怒時已刊石命碎其碑巖傑以篇紀之曰為報顏公識我麼我心唯



祇與天那眼前俗物關情大醉後青山入意多馮子每嫌彈鋏恨甯生休唱飯牛歌聖朝若為蒼生計合有公車到薛羅盧肇牧歙州岩傑在婺源先以著述寄肇肇知其使酒以手書褒美贈以布帛辭云兵火之後郡中凋敝無以奉迎大賢岩傑復以長箋激之肇不得已迺至郡齋禮若公卿而姚傲睨自時肇以篇詠誇于岩傑曰明月照巴天岩傑笑曰明月照一天奈何獨言巴天耶肇慚甚無何會于江亭時蒯希逸在席盧請目前取事為酒令尾有樂器之名肇令曰遠望漁舟不濶尺入岩傑遂飲酒一番凭欄嘔噦須臾即席還令曰凭欄一吐已覺空喉其侮慢倨傲如此

出撫言

薛保遜

薛保遜名家子恃才與地凡所評品士子以之升降時號為浮

薄相國夏侯孜尤惡之其堂弟因名保厚以異之由是不睦內子盧氏與其良人保遜操尚略同季父薛監來省盧氏出參俟其去後命水滌門闥薛監知而甚怒經宰相疏之保遜因論授澧州司馬凡七年不代夏侯公出鎮魏謨相登庸方有徵拜而殞於郡愚曾睹薛文數幅其一云餞交親於灞上止逆旅氏見數物象人語之口輒動皆云江淮嶺表州縣官也嗚呼天子生民為此輩笞撻又觀優云緋胡推宰莽轉而出衆人皆笑唯保遜不會其輕物率皆此類也盧虔灌罷夔州以其近親徑至澧州慰省還至郵亭回望而哭曰豈意薛保遜一旦接軍事李判官打楊柳枝乎

出北夢瑣言

薛昭緯

羅九臯附

唐薛昭緯即保遜之子也恃才傲物有父風每入朝省美笏而



行旁若無人又好唱浣沙溪詞知舉後有一門生辭歸鄉里臨岐獻規曰侍郎重德某既受恩爾後不弄笏唱浣沙溪詞某幸甚也時人謂之至言有一吏嘗學其行步揖遜薛知之乃召謂曰試於庭前學得似卽怒汝罪於是下簾擁姬妾而觀小吏安詳傲燄舉動酷似笑而捨之路侍中在蜀嘗夏日納涼于毬場廳中使院小吏羅九臯裹巾步履有似裴條侍中遙見促召逼視方知其非因答之出北夢瑣言

又

薛昭緯使於梁國諭以傳禪梁祖令客將約回乃謂謁者曰大君有命無容却回速轡前邁既至夷門梁祖不獲已而出迎接見其標韻詞辨方始改觀自是宴接莫不欵曲一日梁祖話及鷹鷄薛盛言鷲鳥之俊梁祖欣然謂其亦曾放弄歸館後以鷄

子爲贈薛致書感謝仍對來人戒僮僕曰令公所賜真須愛惜可以紙裹安鞞袋中聞者笑之出北夢瑣言

輕薄士流

唐朝有輕薄士流出刺一郡郡人集其歌樂百戲以逐之至有吞刀吐刀吹竹按絲走圓跳索歌喉舞腰殊似不見州人曰我使君清峻無以悅之相顧憂戚忽一日盛夏登樓遽令命樂郡人喜曰使君非不好樂也及至樓下遂令色色引上其絃匏曼擊之類迭進皆叱去不用有吹笙者末後至喜曰我比只要此一色問此一物何名曰名笙可吹之樂宮甚有德色方欲調弄數聲遽止之曰不要動指只一直吹之樂工亦稟之遂令臨檻長吹自午及申乃呼左右可賜爾噏風耳復一日入山日叱之曰只要長脚女



人樂部忙然

逐遣六七婦

脚鼓笛

而入

籠子令摘

輩薄徒事如此

者甚多

張翺

唐乾寧中宿州刺史陳璠以軍旅出身擅行威斷進士張翺恃才傲物席上調璠寵妓張小泰怒揖起付吏責其無禮狀云有張翺今寓止淮陰來綺席今放恣胸襟璠益怒云據此分析合吃幾下又云只此兩句合吃三下五下切求一笑宜費乎千金萬金竟鞭背而卒出劉山甫閒談詞多不載出北夢瑣言

盧程

盧程擢進士第為莊皇帝河東判官建國後命相無他才業唯以氏族傲物任園常以公事入謁程烏紗隱几謂園曰公是蟲

豕輒來唐突園慙愕驟告莊宗大怒俾殺之為盧質解救獲免自是出中書時人切齒焉江陵在唐世號衣冠藪澤人言琵琶多于飯甌措大多于鯽魚有邑宰盧生每于枝江縣差船入府舟子常苦之一旦王仙枝兵火盧生為船人挑其筋繫于船舷放流而死大凡無藝子弟率以門閥輕薄廣明之亂遭羅甚多咸自致也出北夢瑣言

崔祕

天成二年潘環以軍功授棣牧素無賓客或有人薦崔祕者博陵之士子也舉止閒雅詞翰亦工潘一見甚喜上館以待之經宿不復往潘訪之不獲既而辟一書生乃往後薦主見而詰之崔曰潘公雖勤厚鼻柱之左有瘡膿血常流每被薰灼目之為自死漢也薦主大哈崔之不顧也



太平廣記 卷第二百六十六  
蓋潘常中流矢于面骨銜其鏃故

年其鏃自

出其瘡成漏終身不痊出玉堂閒話

王先生遭輕薄

常昭度招討

蜀帥顧彥暉為副王先生為都指揮使

三府各署幙寮皆是朝達子弟視王先生蔑如也先生侍從髡髮行眇黥面札脫如一部鬼神其輩以先生兢肅顧公祥緩一時失笑而散先生歸營左右以此為言亦自大笑他日克鄴城輕薄幙寮皆害之出北夢瑣言

蔣貽恭

蔣貽恭者好嘲詠頻以此痛遭橫楚竟不能改蜀中士子好着襪頭袴蔣謂之曰仁賢既裹將仕郎頭何為作散子將脚也皆類此蔣生雖嗜嘲詠然談笑儒雅凡被譏刺皆輕薄之徒以此

搢紳中惡之官至今佐而卒出北夢瑣言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六十六

太平廣記

卷第二百六十六

五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六十七

酷暴一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麻秋

宋幼帝

高洋

南陽王

朱粲

陳承親

薛震

陳元光

獨孤莊

索元禮

羅織人

兀楷

武承嗣

張易之兄弟

郝象賢

周興

侯思止

來俊臣

麻秋

後趙石勒將麻秋者太原胡人也植性虓險鳩毒有兒啼母輒恐之麻胡來啼聲絕至今以為故事出朝野僉載

宋幼帝



明帝崩昱嗣位是為幼帝幼帝狂暴恣行誅戮出入無度從者並執鋌矛錐鋸自隨有忤意擊腦椎陰刺心剖腹之誅日有數十孝武帝二十八子明帝殺其十六餘皆帝殺之子孫無在朝者出談

高洋

北齊高洋以光武中興為誅劉氏不盡于是大誅諸元死者千餘棄之漳水有捕魚者得瓜甲為之元郎漁人不忍食之唯元囀元長春元景安三家免誅繼以其女為常山王妃春安等以其多力善射故也景安兄景皓曰寧為玉碎不作瓦全景安奏其言帝復殺之自是元氏子孫老幼貴賤無遺矣出談

南陽王

北齊南陽王入朝上問何以為樂王曰致蠍最樂遂收蠍一宿

得五斗置大浴斛中令一人脫衣而入被蠍所螫宛轉號咷苦痛不可言食頃而死帝與王看之極喜出朝野

朱粲

隋末荒亂狂賊朱粲起于襄鄧間歲飢米斛萬錢亦無得處人民相食粲乃驅男女小大仰一大銅鍾可二百石煮人肉以餒賊生靈殲于此矣

陳承親

周恩州刺史陳承親嶺南大首領也專使子弟兵劫江有一縣令從安南來承親鬻買二婢今有難色承親每日重設邀屈甚殷勤送別江亭即遣子弟兵從後劫殺盡取財物將其妻及女至州妻叩頭求作婢不許亦縊殺之取其女前後官人家過承親禮遇厚者必隨後劫殺無有免者出朝野



薛震

周杭州臨安尉薛震好食人肉有債主及奴詣臨安于客舍遂飲之醉殺而齶之以水銀和煎并骨消盡後又欲食其婦婦覺而遁縣令詰得其情申州錄事奏奉敕杖殺之出朝野僉載

陳元光

周嶺南首陳元光設客令一袍袴行酒光怒令曳出遂殺之須臾爛煮以食諸客後呈其二手客懼攫喉而吐出撫言

獨孤莊

周瀛州刺史獨孤莊酷虐有賊問不承莊引前曰若健兒一一其吐放中帶賊並吐之諸官以為必放頃莊曰將我作具來乃一鐵鉤長尺餘甚銛利以繩掛于樹間謂賊曰汝不聞健兒鉤下死令以脰鉤之遣壯士掣其繩則鉤出于腦矣謂司

法曰此法何如答曰弔民伐罪深得其宜莊大笑後莊左降施州刺史染病唯憶人肉部下有奴婢死者遣人割肋下肉食之

歲餘卒

出朝野僉載

索元禮

周推事使索元禮時人號為索使訊囚作鐵籠頭齧呼角反其頭仍加楔焉多至腦裂髓出又為鳳晒翅獼猴鑽火等以椽關手足而轉之並所骨至碎又懸囚于梁下以石縊頭其酷法如此元禮故胡人薛師之假父後坐贓賄流死嶺南出朝野僉載

羅織人

周來俊臣羅織人罪皆先進狀敕依奏即籍沒徐有功出死囚亦先進狀某人罪合免敕依然後斷雪有功好出罪皆先奉進止非是自專張湯探人主之情蓋為此也出談藪



元楷

唐羽林將軍元楷三代告密得官男彥瑋告劉誠之破家彥瑋處侍御二年七月三日楷以反逆誅家口配嶺南所謂積惡之家必有餘殃也出朝野僉載

武承嗣

周補闕喬知之有婢碧玉妹艷能歌舞有文章知之特幸為之不婚偽魏王武承嗣暫借教姬人粧梳納之更不放還知之乃作綠珠怨以寄之焉其詞曰石家金谷重新聲明珠十斛買娉婷此日可憐偏自許此時歌舞得人情君家閨閣不曾觀好將歌舞借人看意氣雄豪非分理驕矜勢力橫相于辭君去君終不忍徒勞掩袂傷鉛粉百年離恨在高樓一代容顏為君盡碧玉得詩飲泣不食三日投井而死承嗣出其尸于裙帶上得詩

大怒乃諷羅織人告之遂斬知之于南市破家籍沒出朝野僉載

張易之兄弟

周張易之為控鶴監弟昌宗為秘書監昌儀為洛陽令競為豪侈易之為大鐵籠置鵝鴨于其內當中爇炭火銅盆貯五味汁鵝鴨遠火走渴即飲汁火炙痛旋轉表裏皆熟毛落盡肉赤烘乃死昌宗活係驢于小室內爇炭火置五味汁如前法昌儀取鐵橛釘入地縛狗四足于橛上放鷹鷂活按其肉食肉盡而狗未死號叫酸楚不復忍聽易之曾過昌儀憶馬腸儀取從騎破肋取腸良久方死後誅易之昌宗等百姓鬻割其肉肥白如猪肪煎炙而食昌儀打雙脚折扶取心肝而後死斬其首送都時云狗馬報出朝野僉載

郝象賢



郝象賢處俊孫也武后宿怒其祖戮及其孫象賢臨刑極罵而死自此法司恐是將殺人必先以木丸塞口然後加刑出談賓錄

周興

周興官侍郎周興推劾殘忍法外苦楚無所不為時人號牛頭

阿婆百姓怨謗興乃榜門判曰被告之人問皆稱枉斬決之後

咸悉無言出朝野僉載

侯思止

周侍御史侯思止醴泉賣餅食人也羅告准例酬五品于上前

索御史上曰卿不識字對曰獬豸豈識字但為國觸罪人而已

遂授之凡推勘殺戮甚眾更無餘語唯謂囚徒曰不用你書言

筆語止還我白司馬若不肯來俊即與你孟青橫遭苦楚非命

者不可勝數白司馬者北邙山白司馬坂也來俊者中丞來俊

臣也孟青者將軍孟青棒也後坐私畜錦朝堂決殺之出朝野僉載

來俊臣

來俊臣雍人也父操松州長史俊臣少詭譎無賴反覆險詖殘

忍荒慝舉世無比則天朝羅告諸王貴臣授朝散大夫拜侍御

史按制獄少不會意者必牽引之前後坐夷滅千餘家朝廷累

息無敢言者道路以目與侍御史王弘義侯思止腹心羅告衣

冠無間春夏誅斬人不絕時于麗景門內置制獄亦號為新開

門但入新開門百不全一弘義戲謂麗景門為例竟門言入此

門例竟也俊臣與其黨朱南山等十餘輩造告密羅織經數千

言皆有條貫支節張本布置事狀由緒令其黨告之或投匭以

聞則天多委俊臣按問俊臣別造枷號為突地吼遭其枷者輪

轉于地斯須悶絕矣又作枷有十號棒名見即承復有鐵圈籠



頭當訊囚圈中下楔其餘名號數十大略如此也囚人無貴賤先列枷棒于地召囚前曰此是作具見之魂膽飛越無不自誣者則天重其爵賞以酬之故更競勸爲酷矣由是告密之徒紛然道路名流僂俛閱日而已朝士因朝默遭掩襲至於族滅與其家訣曰不知重相見否天授中春官尚書狄仁傑天官侍郎任令暉文昌右丞盧獻五人並爲其羅告俊臣旣以族人家爲功欲引人承反乃奏請降勅一問卽承同首例得減死以脇仁傑等令承反傑歎曰大周革命萬物惟新唐室舊臣甘從誅戮反是實俊臣乃少寬之其判官王德壽謂傑曰尚書事已爾且得減死壽今業已受驅策意欲求少階級馮尚書牽楊執柔可乎傑曰若之何壽曰尚書昔在春官執柔任某司負外引之可也傑曰皇天后土遣狄仁傑行此事耶以頭觸柱血流被

面德壽懼而謝焉仁傑旣承反所司待日行刑不復嚴防得馮首者求筆硯折被頭帛書之敘冤苦置于綿衣中遣謂德壽曰時方熱請赴家人去其絲德壽不復疑也家人得衣中書傑子光遠持之稱變得召見則天覽之惘然召問俊臣曰卿言仁傑等承反今其子弟訟寃何也俊臣曰此等何能自伏其罪臣寢處之甚安亦不去其中帶則天令通事舍人周繼往視之俊臣遂命獄人命假傑等巾帶行立於西命繼視之懼俊臣莫敢西顧但視東唯諾而已俊臣令繼少留附進狀乃令判官妄爲傑等作謝死表代署而進之鳳閣侍郎樂思誨男年八九歲其家已族且隸于司農上變得召見言俊臣等苛毒願陛下假條反狀以付之無大小皆如狀矣則天意少解乃召見傑等曰卿承反何也傑等曰向不承已死于枷棒矣則天曰何爲作謝死表



傑等曰無因以表示之乃知其代署因釋此五家俊臣復奏大將軍張乾勗大將軍給使范雲仙于洛 牧院 不堪苦自訟于國有功言辭頗厲俊臣命衛士亂刀斫殺之雲仙亦言歷事先朝稱使司冤苦俊臣命截去其舌士庶破膽無敢言者俊臣累坐賊出同州參軍逼奪同列參軍妻仍辱其母莫敢言者尋授河南尉累遷太僕卿則天賜其奴婢十人當受于司農時西番酋長大將軍斛瑟羅家有細婢善歌舞俊臣且止司農賜令其黨羅告斛瑟羅反將圖其婢諸酋長詣闕割耳發面訟冤者數十人乃得不族時綦連耀與劉思禮等有議長安尉吉頊知之以語俊臣俊臣發之連坐族者數十俊臣恃擅其功復羅邁頊得召見庭訴僅而免俊臣先逼娶太原王慶說女俊臣素與河東衛遂忠有舊忠名行雖不著然好學有詞辨酒酣

詣俊臣俊臣方與妻族宴集應門者妄云已出矣遂忠知妄入其家慢罵辱之俊臣恥其親族命毆擊反接旣而免之自此構隙俊臣將羅告武氏諸僞王及太平公主張易之等遂忠發之則天屢保持而諸武及公主咸懼共毀之乃棄市國人無少長皆怨恨競劓其肉斯須而盡則天覺悟降敕曰來俊臣閭巷小人輕險有素以其頗申紉請嘗謂微効款誠諸王等磐石宗枝必期毀敗南北衙文武將相咸擬傾危宜加赤族之誅以雪蒼生之憤旣族之無問士庶男女相慶于道路咸曰自此後卧乃背得著牀不爾朝不謀夕矣

出御史臺記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六十八

酷暴二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南校

吉頊

成王千里

張宣

王旭

京師三豹

張孝嵩

王弘義

謝祐

河內王懿宗

酷吏

楊務廉

李全交

吉頊

周明堂尉吉頊夜與監察御史王助同宿王助以親故為說基連耀男大覺小覺云應兩角麒麟也耀字光翟言光宅天下也頊明日錄狀付來俊臣敕差河內王懿宗推誅王助等四十一人皆破家後俊臣犯事司刑斷死進狀三日不出朝野怪之上入苑吉頊攏馬上問在外有何事意頊奏曰臣幸預控鶴為



下耳目在外唯怪來俊臣狀不出上曰俊臣于國有功朕思之耳頊奏曰于安遠告虺真反其事並驗今真為成州司馬俊臣聚結不逞誣邁賢良贓賄如山寃魂滿路國之賊也何足惜哉上令狀出誅俊臣于西市敕追于安遠還除尚食奉御頊有力焉除頊中丞賜緋頊理綦連耀事以為已功授天官侍郎平章事與河內王競出為溫州司馬卒

出朝野僉載

成王千里

唐成王千里使嶺南取大蛇長八九尺以繩縛口橫于門限之下州縣參謁者呼令入門但知直視無復瞻仰踏蛇而驚惶懼僵仆被蛇繞數匝良久解之以為戲笑又取龜及鼈令人脫衣縱龜等啗其體終不肯放死而後已其人酸痛號呼不可復言王與姬妾共看以為玩樂然後以竹刺龜鼈口遂齧竹而放人

艾炙鼈背灸痛乃放口人被驚者皆失魂至死不平復矣

張亶

唐朝方總管張亶好殺時有突厥投化亶乃作檄文罵默啜言詞甚不遜書其腹背鑿其肌膚涅之以墨炙之以火不勝楚痛日夜作蟲鳥鳴然後送與默啜字者宣訖嚙而殺之匈奴怨望不敢降

出朝野僉載

王旭

唐殿中侍御史王旭括宅中及別宅女婦風聲目色有不承者以繩勒其陰令壯士彈竹擊之酸痛不可忍倒懸一女婦以石縋其髮遣証與長安尉房恒奸經三日不承女婦曰侍御如此若毒兒死必訴于冥司若配入官必申于主上終不相放旭慙懼乃捨之

出朝野僉載



京師三豹

唐監察御史李嵩李全交殿中王旭京師號為三豹嵩為赤鬃豹交為白額豹旭為黑豹皆狠虐不軌鳩毒無儀體性狂疎精神慘刻每訊囚必鋪棘卧削竹籤指方梁壓髀碎瓦指膝遣作仙人獻果玉女登梯犢子懸駒驢兒拔檝鳳皇晒翅獼猴鑽火上麥索下闌單人不聊生囚皆乞死肆情鍛鍊證是為非任意指麾傳空為實周公孔子請伏殺人伯夷叔齊求其刦罪訊劾乾塹水必有期推鞠濕泥塵非不久來俊臣乞為弟子索元禮求作門生被追者皆相謂曰牽羊付虎未有出期縛鼠與猫終無脫日妻子永別朋友長辭京人相要作呪曰若違心負教橫遭三豹其毒害也如此

出朝野僉載

張孝嵩

京兆人高麗家貧于御史臺替勛官遞送文牒其時令史作偽帖付高麗道人擬赫錢事敗令史逃亡追討不獲御史張孝嵩捉高麗拷膝骨落地兩脚俱攣柳遣代令史承偽准法斷死訖大理卿狀上故事准名例律篤疾不合加刑孝嵩勃然作色曰脚攣何廢造偽命乃昇上市斬之

出朝野僉載

王弘義

王弘義衡水人也告變授游擊將軍天授中拜御史與俊臣羅告衣冠俊臣敗義亦流於嶺南妄稱敕追時胡元禮以御史使嶺南次于襄鄧會而按之弘義詞窮乃謂曰與公氣類元禮曰足下昔任御史禮任洛陽尉禮今任御史公乃流囚復何氣類乃榜殺之弘義每暑月繫囚必于小房中積嵩而施氈褥遭之者斯須氣將絕矣苟自誣或他引則易于別房俊臣常行移牒



州縣懼自矜曰我之文牒有如狼毒冷葛也弘義嘗于鄉里  
求芻舍瓜瓜主吝之義乃狀言瓜園中有白兔縣吏會人捕逐  
斯須苗盡矣內史李昭德曰昔聞蒼鷹獄吏今見白兔御史出御

謝祐

周黔府都督謝祐兇險忍毒則天朝徙曹王于黔中祐嚇云則  
天賜自盡祐親奉進止更無別敕王怖而縊死後祐于平閣上  
卧婢妾十餘人同宿夜不覺刺客截祐首去後曹王破家簿錄  
事得祐首漆之題謝祐字以爲穢器方知王子令刺客殺之野合載

河內王懿宗

周默啜賊之陷恒定州和親使楊齊莊敕授三品入匈奴遂沒

賊將至趙州襄公段瓚同沒喚莊共出走莊懼不敢發瓚遂先  
歸則天賞之復舊任齊莊尋至敕付河內王懿宗鞠問莊曰昔  
有人相莊位至三品有刀箭厄莊走出被趕斫射不死走得脫  
來願王哀之懿宗性酷毒奏莊初懷猶豫請殺之敕依引至天  
津橋南于衛士鋪鼓格上縛磔手足令段瓚先射三發皆中又  
段瑾射之中又令諸司百官射箭如蝟毛仍氣喋喋然微動即  
以刀當心直下破至陰剖取心擲地仍赳赳跳數十回懿宗之  
忍毒也如此出御野合載

酷吏事多重出

來俊臣侯思止王弘義郭霸等數十人爲推官俊臣父操與鄉  
人蔡本善本與操擣蒲羸本錢數十萬本無以耐遂將其妻馮  
折及至操家已有娠而產俊臣于禾州犯盜遂因密告則天以



為忠累拜侍御史按制獄無不會意拜左臺中丞道路以日與侯思止等以告事為羅織則天子麗景門側別置推院令俊臣等按之但入新開門百不全一弘義戲為例竟門俊臣與其黨朱南山等造羅織經一卷每鞫囚無輕重先以醋灌鼻禁地牢中以火圍繞絕其糧多抽衣絮以啗之將有赦必先盡殺其囚又作大枷九十一曰定百那二曰喘不得三曰突地吼四曰者得死十日求破家即承五日失魂膽六曰實同反七日反是實八遭其枷者悶轉於地莫不自誣則天尤賞之朝士每入朝多與妻子訣別及禁狄仁傑仁傑置書于綿衣中請獄吏付家人家人得之訟于則天則天令驗之果冤問仁傑何以自誣對曰若不承反即已死于枷棒矣俊臣後坐贓御史劾之除殿中丞又拜中丞復坐贓出為同州參軍奪同列參軍妻旋為合官尉又拜洛陽令復圖西番酋長阿史那斛瑟羅婢

稱其謀反其黨發面詣闕訟之得免將告諸武太平公主乃反為其所發棄市人競鬻其肉中宗詔酷吏並配流遠惡處子孫不得仕進周興累為司刑少卿上疏請除李家屬籍後徙嶺表為仇人所殺傳遊藝除左補闕上書言武氏合革命拜給事中又為鸞臺平章事天授元年改姓武氏夢登湛露殿陳于所親及事發伏誅遊藝一年內青綠緋紫皆遍轉號為四時仕宦請則天置六道使死後竟從其言於是萬國俊丘神勣皆酷虐思止告舒王元名反授遊擊將軍初元禮教思止上必問侯大不識字但云獬豸豈識字只能觸邪果問而對則天大悅授左臺侍御史又教上若問要宅得賜沒官者但云臣惡其名不願居止上又悅嘗按魏元忠曰急承白司馬不然吃孟青孟青者姓孟名青即殺琅琊王冲者也白司馬坂名思止庸奴常以此語



太平廣記 卷一百一十八  
五  
嚇元忠元忠不撓思止以其拒制命倒曳之元忠曰我如乘惡  
驢而墜爲鎧所挂思止又怒欲奏斬之元忠曰汝爲御史須識  
禮數若要元忠頭便將去何必以鋸截將思止驚悚與之坐思  
止言音不正霍獻可笑之思止怒奏之則天知亦大笑時俊臣  
逼娶太原王慶說女思止亦奏娶趙郡李自挹女昭德撫掌謂  
諸宰相曰往年來俊臣賊劫王慶說女已大辱國今此奴又請  
索李自挹女無乃又辱乎竟爲昭德榜殺萬國俊按嶺南流人  
三百餘人擁于水次一時殺之來子珣除右臺監察時朝士有  
不著靴帶而朝者必彈之曰臣聞束帶立于朝舉朝大噓後賜  
武氏家臣多按制獄常衣錦半臂郭霸應革命舉爲監察又爲  
侍御史見則天曰往年征徐敬業臣願抽其筋食其肉飲其血  
絕其髓上大悅人呼爲郭四其御史大夫魏元忠患病霸請常

其糞元忠不許竟嘗之曰其味苦病卽愈元忠以其佞大惡之  
嘗推芳州刺史索思微微不勝其捶拷而死後屢見思微微遂設  
齋轉經俄見思微止于庭曰汝陷我今來取汝霸恐懼遂自刎  
腹而卒時洛橋初成人便之則天問人曰外有何好事舍人張  
元一素滑稽曰喜洛橋成幸郭霸死出神異經

### 楊務廉

唐楊務廉孝和時造長寧安樂宅倉庫成特授將作大匠坐賊  
數千萬免官又上章奏開陝州三門鑿山燒石巖側施棧道牽  
船河流湍急所顧夫並未與價直荷牽繩一斷棧梁一絕則撲  
殺數十人取顧夫錢雜米充數卽註夫逃走下本貫禁父母妻  
子其牽船夫皆令繫二釭于胷皆落棧著石百無一存道路悲  
號聲動山谷皆稱楊務廉爲人妖天生此妖以破殘百姓出朝野僉



李全交

唐監察御史李全交等以羅織酷虐為業臺中號為人頭羅刹  
 殿中王旭號為鬼面夜叉訊囚引枷柄向前名為驢駒拔枷縛  
 枷頭著樹名曰犢子懸車兩手捧枷累磚于上號為仙人獻果  
 立高木之上枷柄向後拗之名玉女登梯拷郴州典廖福司門  
 令史張性並求神狐魅皆遣喚鶴作鳳証蛇成龍也出朝野僉載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六十八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六十九

酷暴三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父校

胡元禮

誣劉如璿惡黨

宋昱韋偉

蕭穎士

李希烈

盧杞

襄樣節度

史牟

胡泚

以下俱缺文

韋公幹

趙思綰

安道進

胡元禮

唐胡元禮定城人也進士擢第累授洛陽尉則天朝右臺負外  
 監察尋即真加朝請大夫丁憂免起復尋檢校秋官郎中累遷  
 司刑少卿滑州刺史廣州都督性殘忍深刻不可以情祈時李  
 日知任司刑丞每按獄務從寬元禮屢折之日知終不易嘗出



一死囚元禮異判殺之與日知徃復至于再三元禮怒命府吏謂曰元禮不離刑曹此因無活法日知命報曰日知不離刑曹此囚無死法竟以兩狀申日知果直時人忌元禮之苛刻嘗于宣仁門外爲冤家羅辱于泥中幸金吾救助勅榜仇者百臺中罰元禮五千以其辱臺也出御史臺記

### 誣劉如璿惡黨

劉如璿事親以孝聞解褐唐昌尉累遷乾封尉爲侍御史轉吏部員外則天朝自夏官郎中左授都城令轉南鄭令遷司僕司農少卿秋官侍郎時來俊臣黨人與司刑府史姓樊者不協誣以反誅之其子訟寃于朝堂無敢理者乃援刀自刳其腹朝士莫不目而悚惕璿不覺唧唧而淚下俊臣奏云黨惡下詔獄璿訖日年老因遇風而淚下俊臣劾之曰目下涓涓之淚乍可因

風口稱唧唧之聲如何取雪處以絞形則天特流于濼州子景憲訟寃得徵還復秋官侍郎辭疾授兗州都督好著述文集四十卷行於代後臣但苛虐無文其劾乃鄭愔之詞也出御史臺記

### 文昱帝儆

李林甫是姜皎外甥楊國忠是張易之外甥楊國忠爲劔南召募使遠赴瀘南糧少路險章先回者其劔南行人每歲令宋昱韋儆爲御史迫促郡縣徵之人知必死郡縣無以應命乃設詭計詐令僧設齋或于要路轉變其衆中有單貧者即縛之置密室中授以絮衣連枷作隊急遞赴役出譚賓錄

### 蕭穎士

已見二百四十四卷本傳

蕭穎士性異常嚴酷昔有一僕事之十餘載穎士每一箠楚百餘不堪其苦人或激之擇木其僕曰我非不能他從遲留者乃



愛其才耳出披言

李希烈

建中中 李希烈攻汴州城未陷驅百姓婦女及輜重以實壕

塹謂之濕梢出傳載

盧杞

殿中侍御史鄭詹與張鎰厚善每伺盧杞晝寢輒詣鎰杞知之他日杞假寐佯熟伺詹果來知與鎰偶語杞遽至鎰問中詹趨避杞遂言密事鎰曰殿中鄭侍御在此杞佯愕曰向者所言非他人所宜聞也後深劾詹之罪以排嚴郢三司使方按二人獄猶未具而杞已奏殺詹黜郢中外側目出譚賓錄

襄樣節度

襄陽人善為漆器天下取法謂之襄樣及于司空為帥多暴鄭

元鎮河中亦暴遠近呼為襄樣節度出國史補

史牟

史牟推鹽於於解縣初變摧法以中朝廷有外甥十餘歲隨牟檢哇拾鹽一顆以歸牟知立杖殺之其姊哭救之已不及矣出國史補

湖泚

泚之南七十里至辦州為陵水郡辦之守曰胡泚故淮西吳少誠之卒鴟張荒陬多法河朔叛將所為且好蹴鞠南方馬痺小不善馳騁泚每召將吏鞠且患馬之不習便 命夷民十餘輩肩輿泚輦揮杖肩者且走且擊旋環如風稍怠泚即以策叩其背亟紀力反鞭亟走用為笑樂嘻泚一叛卒耳彼雖夷獠天子之民也天意豈使可封者受毒痛於可誅者乎泚之不道彈人劓



太平廣記 卷三百九  
孕斯近之矣豈命吏者以遠人為芻狗耶何其用斯人也毒虐  
一方之民哉後一歲制以罪聞詔流于九直自辦五十里至羅  
州為招義郡郡旁海海有煮海場三然郡民盜煮亦不能禁郡  
多蜜潔白如雪出投荒雜錄

韋公幹

崖州東南四十里至瓊山郡太守統兵五百人兼儋崖振萬安  
五郡招討使凡五郡租賦一供於招討使四郡之隸於瓊瓊隸  
廣海中五州歲賦廉使不得有一緡悉以給瓊軍用軍食仍仰  
給於海北諸郡每廣州易帥仍賜錢五十萬以犒鈇瓊守雖海  
渚歲得金錢南邊經畧使不能及郡守韋公幹者貪而且酷掠  
良家子為臧獲如驅犬豕有女奴四百人執業者太半有織花  
縑文紗者有伸角為器者有鎔鍛金銀者有攻珍木為什具者

其家如市日考月課唯恐不程公幹前為愛州刺史境有馬援  
銅柱公幹推鎔貨與賈胡土人不知伏波所鑄且謂神物哭曰  
使君果壞是吾屬為海神所殺矣公幹不聽百姓奔訴於都護  
韓約約遺書責辱之乃止既牧瓊多烏文陸陁皆奇木也公幹  
驅木工泐海探伐至有不中程以斤自刃者前一歲公幹以韓  
約壻受代命二大舟一實烏文器雜以銀一實陸陁器雜以金  
浮海東去且令健卒護行將抵廣木既堅蜜金且重未數百里  
二舟俱覆不知幾萬萬也書曰貨勃而入亦勃而出公幹不道  
殘人以得貨竭夷獠之膏血以自厚徒穢其名曾不得少有其  
利陰禍陰匿苟脫人誅將鬼得誅也出投荒雜錄

趙思綰

賊臣趙思綰自倡亂至敗凡食人肝六十六無非面剖而膾之



太平廣記 卷三十五  
至食欲盡猶宛轉叫呼而戮者人亦一二萬嗟乎儻非名所伏  
皇威而勦之則孰能剪滅黔黎之猥偷出玉堂閑話

### 安道進

有安道進者即故雲州帥重霸季弟河東人也性兇險莊宗潛  
龍時為小校常佩劍列於翊衛忽一日拔而說之謂人曰此劍  
也可以刺鍾切玉孰敢當吾鋒鏃傍有一人曰此又是何利器  
忘此誇譁假使吾引頸承之安能快斷乎道進曰真能引頸乎  
此人以為戲言乃引頸而前遂一揮而斷傍人皆驚散道進携  
劍日夜南馳投于梁主梁主壯之俾隸淮之鎮戍有掌庖吏進  
謂曰古人謂洞其七札為能吾之鈇鏃可徹其十札矣爾輩安  
知之吏輕之曰使我開襟俟之能徹吾腹乎安曰試敢開襟否  
吏即開其襟道進一發而殪之利鏃逕過植于墻上安蓄一犬

一婢遂掣而雨奔晝則從于廬菽中夜則望星斗而竄又時看  
眼中神光光多處為利方光少處為不利既能伏氣遂絕粒經  
時抵江湖間左挈婢右携犬而鞦浮渡殊無所損淮帥得之擢  
為婢將賜與甚豐時兄重霸事蜀亦為列校聞弟在吳乃告王  
蜀主王嘉其意發一介以請之迨至蜀亦為主將後領兵戍于  
天水營長道縣重霸為招討馬步使駐于秦亭縣民有愛子託  
之于安命之曰廳子道進適往戶外廳子偶經行於寢之前安  
疑之大怒遂腰斬而投于井其家號訴於霸傳送招討使王公  
至于南梁王公不忍加害表救活之及憾其元昆又欲害其家  
族兄家閑卜戶防之蜀破道進東歸明宗補為諸州馬步軍都  
指揮使後有過鞭蓋卒出玉堂閑話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七十

婦人一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烈女

此卷宋板原闕舊刻復贗一卷今訂取其一倘有謬蓋不妨更跋

洗氏

又

李誕女

義成妻

衛敬瑜妻

盧夫人

魏知古妻

符鳳妻

鄒待徵妻

呂榮

侯四娘

竇烈女

奉天竇氏二女

高彥昭女

鄭神佐女

鄭路女

封景文

周迪妻

鄒僕妻

歌者婦

洗氏

洗氏高州保寧人也身長七尺多智謀有三人之力兩乳長二



尺餘或冒熟遠行兩乳搭在肩上秦末五嶺喪亂洗氏點集軍  
 丁固護鄉里蠻夷酋長不敢侵軼及趙陀稱王偏霸嶺表洗氏  
 乃齎軍裝物用二百擔入覲趙陀大慰悅與之言時政及論兵  
 法智辯縱橫他竟不能折仗委其治高梁恩威振物隣郡賴之  
 今南道多洗姓皆其枝流也

出嶺表  
錄異

又

洗氏高涼人世為南越首領部落十餘萬幼賢明在父母家能  
 撫循部眾壓服諸越高涼太守馮寶聞其志行娉為妻每與夫  
 寶參決詞訟政令有序侯景反都督蕭勃徵兵入援遣刺史李  
 遠任召寶寶欲往氏疑其反止之後果反寶卒嶺表大亂氏懷  
 集之百越晏然子僕尚幼以氏功封信都侯詔冊氏為高涼郡  
 太夫人齎繡幃油絡駟馬安車鼓吹麾幢旌節如刺史之儀僕

卒百越號夫人為聖母王仲宣反夫人帥師敗之親披甲乘馬  
 巡撫諸州嶺南悉定封譙國夫人開幕府署長史官屬給印章  
 便宜行事皇后賜以首飾及宴服一襲時番禺州總管趙納貪雪  
 黎獠多亡叛夫人上封事論之敕夫人招慰夫人親載詔書自  
 稱使者歷十餘州宣述德意所過皆降文帝賜夫人臨振縣湯  
 沐邑卒諡誠敬

李証女

東越閩中有庸嶺高數十里其下北隰中有大蛇長七八丈圍  
 一丈土俗常懼東治都尉及屬城長吏多有死者祭以牛羊故  
 不得福或與人夢或喻巫祝欲得噉童女年十二三者都尉令  
 長患之共求人家生婢子兼有罪家女養之至八月朝祭送蛇  
 穴口蛇輒夜出吞噉之累年如此前後已用九女一歲將祀之



太平廣記 卷之二十一  
募索未得將樂縣李誕家有六女無男其小女名寄應募欲行  
父母不聽寄曰父母無相留今惟生六女無有一男雖有如無  
女無提縈濟父母之功既不能供養徒費衣食生無所益不如  
早死賣寄之身可得少錢以供父母豈不善耶父母慈憐不聽  
去終不可禁止寄乃行請好劍及咋蛇犬至八月朝便詣廟中  
坐懷劍將丈先作數石米糞蜜麩以置穴口蛇夜便出頭大如  
困目如二尺鏡聞糞香氣先噉食之寄便放犬犬就嚙咋寄從  
後所蛇因踊出至庭而死寄入視穴得其九女髑髏悉舉出吃  
言曰汝曹怯弱為蛇所食甚可哀愍於是寄女緩步而歸越王  
聞之聘寄為后拜其父為將樂令母及姊皆有賜賞自是東治  
無復妖邪之法其歌謠至今存焉

出法苑珠林

### 義成妻

漢源縣人義成妻壯年無子夫死將葬及先殯時會毒藥酒至  
不入墓時撫棺吞之而死乃為合葬焉時以狀聞有詔賜帛事

見常璩國志

出黎州圖經

### 衛敬瑜妻

貞女衛婦本霸城王整之女適衛敬瑜十六而敬瑜亡父母舅  
姑欲嫁之誓而不肯後頗被逼女乃截耳自誓由是獲免於夫  
墓種栢數株其墓前栢樹連理乃為詩曰墓前一株栢同根復  
並枝妾心能感木頽城何足奇所住戶上有燕巢常雙飛來去  
後忽孤飛而至女感燕之偏棲乃以紅縷繫燕足以為誌後歲  
此燕果來猶帶舊縷女復為詩曰昔時無偶去今來猶獨歸故  
人恩愛重不忍復雙飛西昌侯蕭操臨州嘉其義節乃起樓於  
門前題曰貞義衛婦之門宅墓猶在

出南雍州記



盧夫人

盧夫人房玄齡妻也玄齡徵時病且死諉曰吾病革君年少不可寡居善事後人盧泣入帷中剔一目示玄齡明無他會玄齡良愈禮之終身出朝野僉載按妬婦記亦有夫人何賢於徵時而妬於榮顯邪予於是而有感

魏知古妻

唐工部尚書魏知古性雅正善屬文年七十卒於位妻蘇氏不哭比至香水洗浴哈襲訖舉聲一慟而絕與尚書同日合喪時奇其節以為前代未之有

符鳳妻

玉英唐時符鳳妻也尤姝美鳳以罪徙儋州至南海為獠賊所殺曾玉英私之對曰一婦人不足以事眾男子請推一長者賊

然之乃請更衣有頃盛服立於舟上罵曰受賊辱不如死遂自沉於海

鄒侍徵妻

鄒侍徵妻薄者武康尉自牧之女也從侍徵官江陰素晁亂侍徵解印竄匿薄為賊所掠將汗之不從密以待徵官告托家媪使報侍徵曰我義不辱即死于水賊去得其尸義聲動江南聞人李華作哀節婦賦曰昔歲隋盜並起橫行海浙江陰萬戶花為凝血無石不焚無玉不折我我薄媛炯然名節自牧之子鄒徵之妻玉德蘭姿女之英今鄒也避禍伏于榛莽婉如之賓執為囚虜匍匐泥沙極望無睹出授官之告託垂白之媪媪感夫人爰達鄒君兵解求尸在于江濱哀風起為連波痛氣結為孤雲鳧雁為之哀鳴日月為之蒙昏端標移景而恒直勁芳貫霜



而猶存知子莫如父誠哉長者之言

呂榮

許升妻呂氏字榮升少為博徒不理操行榮嘗躬勤家業以奉養其姑數勸升脩學每有不善輒流涕進規榮父積忿疾升乃呼榮欲改嫁之榮歎曰命之所遭義無離貳終不肯歸升感激自勵乃尋師遠學遂以成名尋被本州辟命行至壽春為盜所殺刺史尹耀捕盜得之榮迎喪于路聞而詣州請甘心讐人耀聽之榮乃手斷其頭以祭升靈後郡遭寇賊賊欲犯之榮踰垣走賊拔刀追之賊曰從我則生不從我則死榮曰義不以身受辱寇虜遂殺之是日疾風暴雨雷電晦冥賊惶懼叩頭謝罪乃殯葬之後刺史增其冢於嘉興郭里名曰義婦坂

侯四娘

出文樞鏡要

至德元年宋思明未平衛州有婦人侯四娘等三人刺血謁於

軍前願入義營討賊

出獨異志

竇烈女

烈女姓竇氏小字桂娘父良建中初為汴州戶曹掾桂娘美顏色讀書甚有文李希烈破汴州使甲士至良門取桂娘去將出門顧其父曰慎無戚戚必能滅賊使大人取富貴于天子桂娘既以才色在希烈側復能巧曲取信凡希烈之密雖妻子不知者悉皆得聞希烈歸蔡州桂娘嘗謂希烈曰忠而勇一軍莫如陳仙奇其妻竇氏仙奇寵且信之願得相往來以姊妹叙齒因徐說之以堅仙奇之心希烈然之因以姊事仙奇妻嘗問謂曰賊兇殘不道遲晚必敗姊因早圖遺種之地仙奇妻然之興元元年四月希烈暴死其子不發喪欲盡誅老將校俾少者代之



計未決有獻含桃者桂娘曰希烈子請分遺仙竒妻且以示無事於外因爲蠟帛書曰前日已死殯在後堂欲誅大臣須自爲計次朱染帛丸如含桃仙竒發丸見之言於薛育曰兩日稱疾但怪樂曲雜發盡夜不絕此乃有謀未定示暇於外事不疑矣明日仙竒薛育各以所部兵謀於衙門請見希烈烈子迫出拜願去偽號一如李納仙竒曰爾悖逆天子有命因斬希烈妻及子函七首以獻陳尸於市後兩月吳少誠殺仙竒知桂娘謀因亦殺之

出樊川集

奉天寶氏二女

奉天縣寶氏二女相娘仲娘雖長於村野而幼有志操住與邠州接界永泰中草賊數千人持兵刃入其村落行剽劫聞二女有容色姊年十九妹年十六藏於巖窟間賊徒擬爲逼辱乃先

曳伯娘出行數十步又曳仲娘出賊相顧自慰行臨深谷伯娘曰我豈受賊汗辱乃投之於谷賊方驚駭仲娘又投於谷谷深數百尺姊尋卒仲娘脚拆面破血流被體氣絕良久而蘇賊義之而去京兆尹第五琦感其貞烈奏之詔旌表門閭長免丁役二女葬事官給京兆尹曹陸海首賦以美之

高彥昭女

高彥昭不知何許人初事李正己及納納叛彥昭以濮州降都統劉玄佐納怒殺其妻子有女九歲見母兄將就害拜天女問其故答曰天神明祈之也女曰天如神明豈使吾家効順而族戮如無知何拜獨不拜而死上聞下詔蓋曰愍女當時文士屬詞誅之彥昭後累功授潁川刺史在任二十餘年以安逸酬之告老以尚書致仕贈陝州都督

出廣德神異錄



鄭神佐女

大中五年兗州瑕丘縣人鄭神佐女年二十四先許嫁馳雄牙官李玄慶未及適李氏而神佐亦爲官健戍慶州時党項叛神佐戰歿邊城無由得還乃剪髮壞形自往慶州護父喪還至瑕丘縣進賢鄉馬青村與母合葬便廬於墳所手植松檜誓不適人節度使蕭俶以狀奏之曰伏以閭里之中罕知禮教女子之性尤昧義方鄭氏女痛結窮泉哀深陟岵投身沙磧歸父遺骸遠自邊陲得還閭里感慕我以積恨守丘墓以誓心克彰孝理之仁足勵貞方之節詔旌表門閭贊曰政教隆平男忠貞女禮以自防義不苟生彤管有煒蘭閨振聲關雎合雅始號文明

鄭路女

鄭路昆仲有爲江外官者維舟江渚群偷奄至卽以所有金帛

羅列岸上而恣賊運取賊一不犯曰但得侍御小娘子足矣其女則美色賊潛知之矣骨肉相顧不知所以答女欣然請行其賊卽具小舟載之而去謂賊曰君雖爲偷得無所居與親屬焉然吾家衣冠族也旣爲汝妻豈以無禮見逼若達所止一會親族以託好仇足矣賊曰諾又指所偕來二婢曰公旣以偷爲名此婢不當有爲公計不若歸吾家賊以貌美其言且順顧已無不可者卽自鼓其棹載二婢而去女于是赴江而死出王泉子

封景文

殷保晦妻封敖孫也名詢字景文能文章草隸保晦歷校書郎黃巢入長安共匿蘭陵里明日保晦逃賊悅封色欲取之固拒賊誘悅萬詞不答賊怒勃然曰從則生不然正膏我劍封罵曰我公卿子守正而死猶生也終不從逆賊手遂遇害保晦歸左



右曰夫人死矣保晦號而絕

周迪妻

有豫章民周迪貨利於廣陵其妻偕焉遇師鐸之亂不能去至是迪饑將絕妻曰兵荒若是必不相全君親老家遠不可與妾俱死願見鬻於屠民則君歸裝濟矣迪從之以所得之半賂守者求去守者詰之迪以實對郡輩不信遂與迪往其處驗焉至則見首已在於肉案聚觀者莫不歎異竟以金帛遺之迪收其餘骸負之而歸出妖亂志

鄒僕妻

梁末龍德壬午歲襄州都軍務鄒景温移職于徐亦綰都軍之務有勁僕失其姓名自恃拳勇獨與妻策驢以路至宋州東芒碭澤素多賊盜行旅或孤則鮮有獲免者其日與妻偕憇于陂之半

雙柳樹下大咤曰聞此素多豪客豈無一人與吾曹決勝負乎言粗畢有五六盜自叢薄間躍出一夫自後雙手交抱搏而仆之其徒遽扼其喉抽短刃以斷之斯僕隨身兵刃略無所施蓋掩其不備也唯妻在側殊無惶駭但矯而大呼曰快哉今日方雪吾之耻也吾比良家之子遭其俘掠以致於此孰謂無神明也賊謂誠至而不殺與行李并二驢驅以南邁近五六十里至毫之北界達孤莊南而息焉莊之門有器甲蓋近戍逃警之卒也其婦遂徑入村人之中堂盜亦謂其謀食不疑也乃泣拜其總首且告其夫適遭屠戮之狀總首聞之潛召其徒俱時執縛唯一盜得逸械送毫城咸棄於市其婦則返襄陽還削為尼誓終焉之志出玉堂閑話

歌者婦



中有大師世襲爵位然頗恣橫有善歌者與其夫自北而至  
頗有容色帥聞而召之每入輒與其夫偕至更唱迭和曲有餘  
態帥欲私之婦拒而不許帥密遣人害其夫而置婦于別室多  
其珠翠以悅其意逾年往詣之婦亦欣然接待情甚婉變及就  
榻婦忽出白刃於袖中擒帥而欲刺之帥掣肘而逸婦逐之適  
有二奴居前闔其扉由是獲免旋遣人執之已自斷其頸矣

堂開話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七十終



